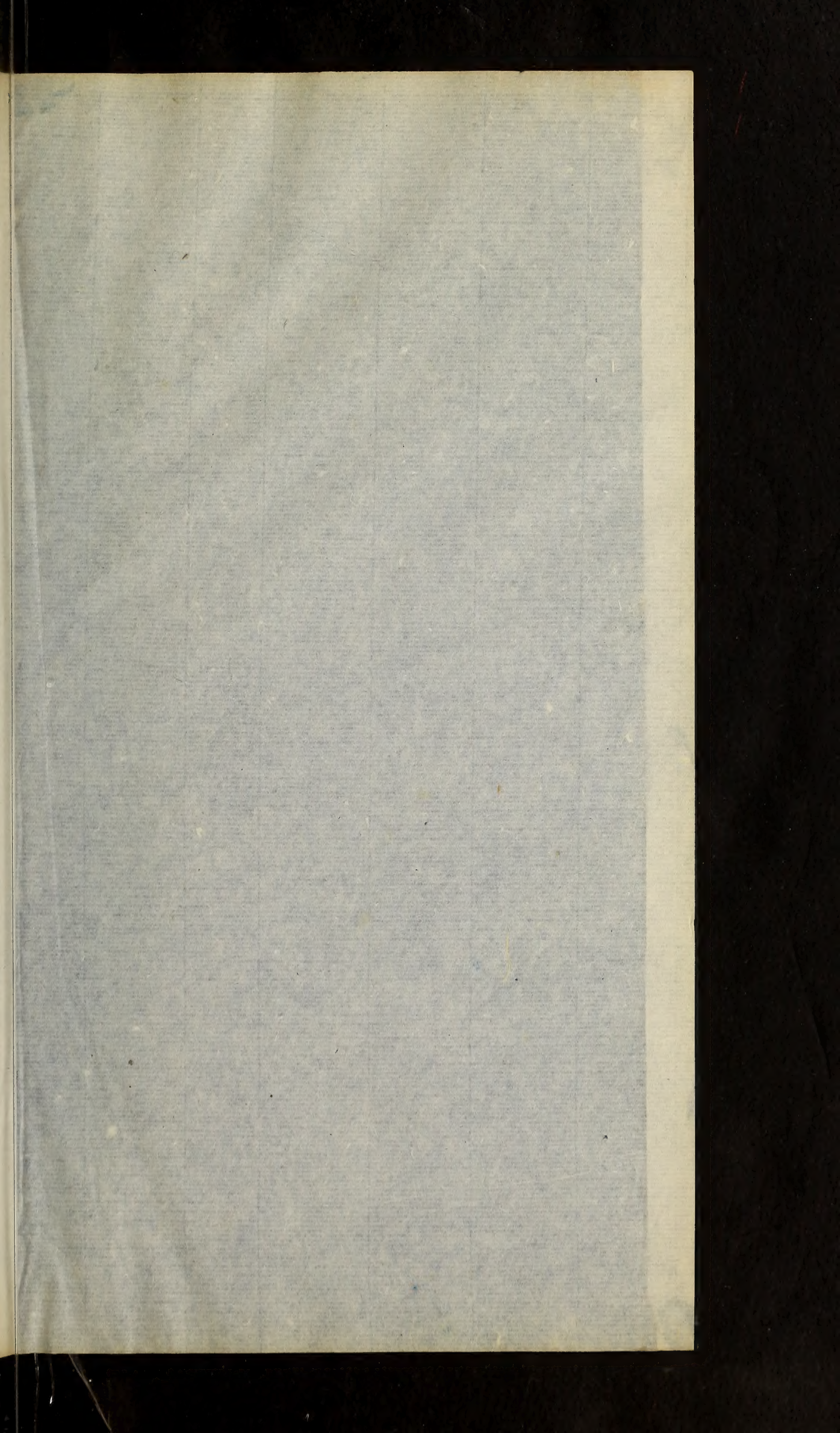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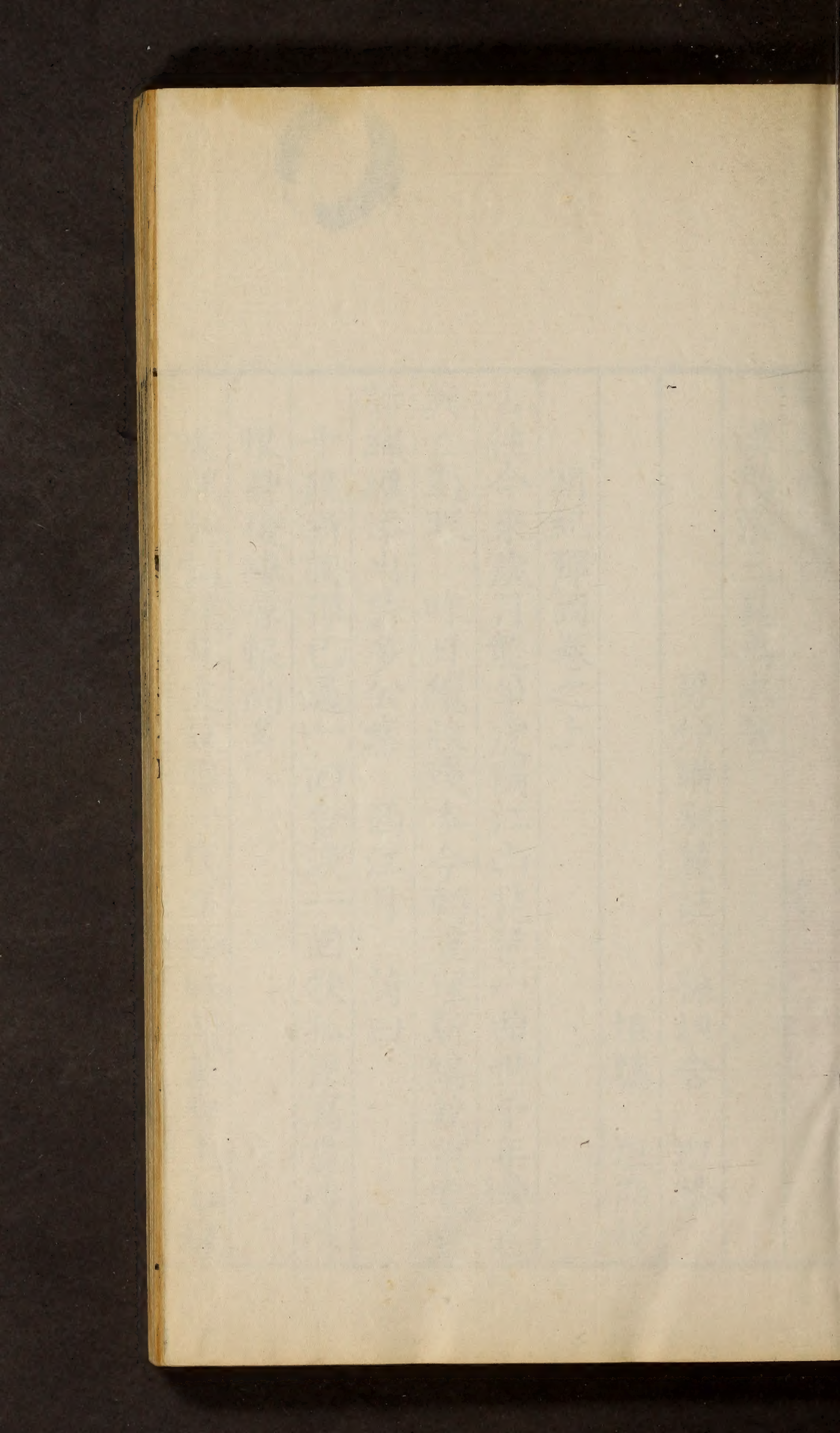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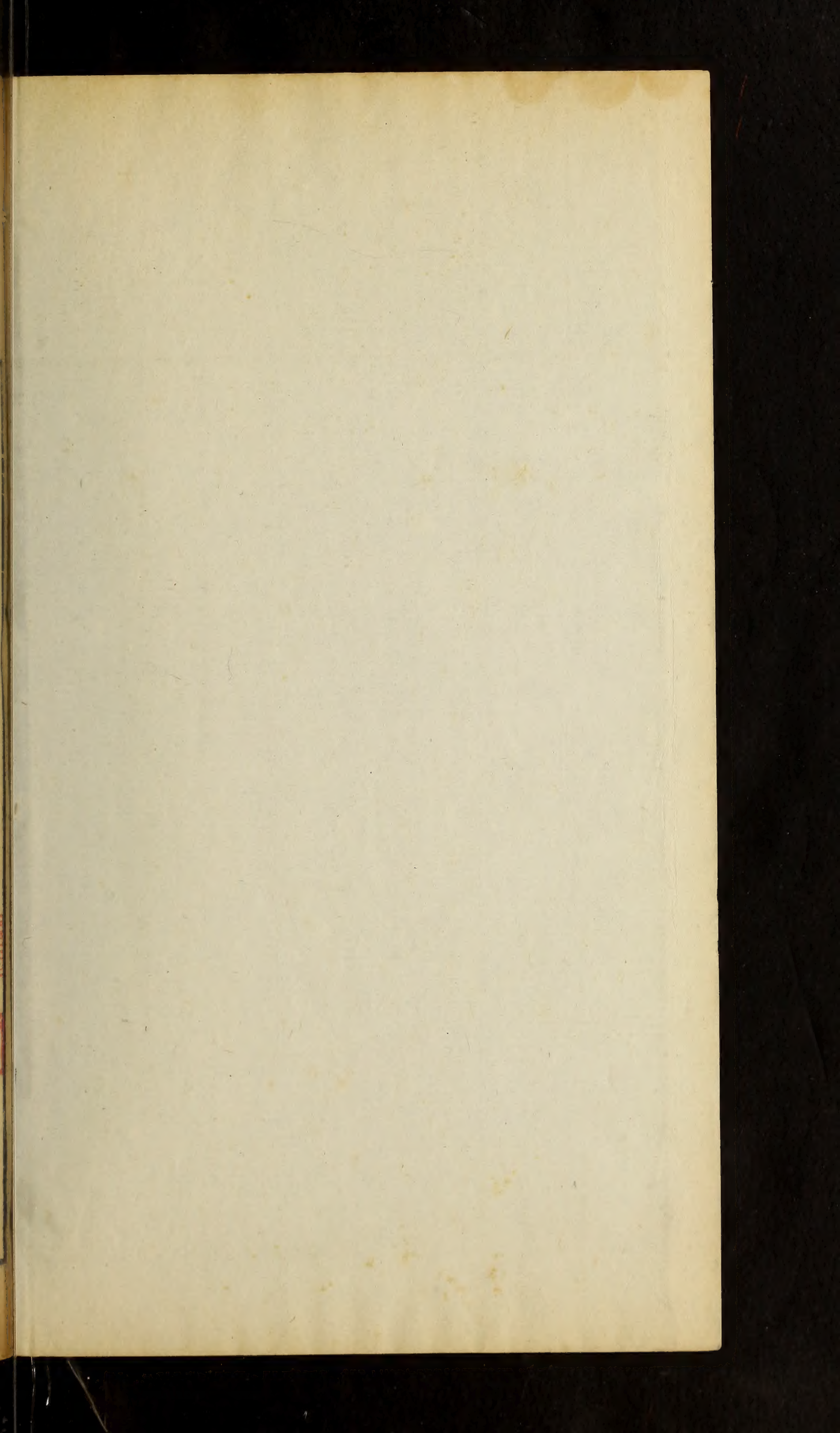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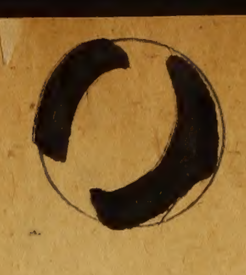








明紀彈詞註

漢陽張三異禹木著

男仲璜别麓註　孫垣舍　垣麟

垣驄　垣熊校

明紀彈詞卷之上

古往今來歲月龍爭虎鬬江山琵琶一曲世千年瞬息興亡過眼　昨日纔收殘本今朝重理新編較前更覺話綿纏添出許多公案　西江月　詩曰

十段新詞彈已過一回含淚一回歌孤臣寫盡凄涼恨身後凄涼恨尚多

重理新詞談甚文故明一代事紛紜開基聖主知艱

苦蒙業嗣君樂太平寵任權璫操政柄縱橫鷹犬擅
威靈九重惟服神仙藥百爾徒爭門户名鍛鍊摧殘
元氣喪飢寒驅逐盜氛橫村村血濺中原土處處山
堆白骨塵光禄不能留筆補東施猶可效心顰話原
通紀分賢否論采傳書判假眞白叟談來如見慣黃
童聽道是新聞明朝二百年間事話到煤山不忍聽

話說上自盤古下迄宋元多少興亡事故俱打入十段
詞中已資清聽惟有明朝一代自洪武至崇禎歷二百
七十八年君相賢愚政治得失不比遠代斷簡殘編有
許多翻新出奇的公案豈可無詞致留缺陷莫奉知音
不揣粗率少資談論要皆根據明紀現在傳書非憑臆

說敢柰是非高人毋聽自見分曉且說明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大元至正十五年四
方起兵太祖以布衣提兵埽蕩至至正二十七年即位
於金陵建有天下之號曰明改元洪武立子標爲皇太
子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謚曰懿文遂立懿文子允
炆爲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是爲
惠宗讓皇帝 建文在位四年 爲太祖第四子燕王棣起兵
奪位兵入應天建文遜去燕王即位是爲
太宗文皇帝 永樂在位二十三年嘉靖中改號成祖 傳子高熾是爲
仁宗昭皇帝 洪熙在位一年 傳子瞻基是爲
宣宗章皇帝 宣德在位十年 傳子祁鎮是爲

英宗睿皇帝正統在位十四年北狩弟郕王祁鈺即位是爲

代宗景皇帝景泰在位七年羣臣奉

英宗復位天順在位八年傳子見深是爲

憲宗純皇帝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傳子佑樘是爲

孝宗敬皇帝弘治在位十八年傳子厚煉是爲

武宗毅皇帝正德在位十六年無嗣迎立憲宗次子興獻王子厚熜即位是爲

世宗肅皇帝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傳子載垕是爲

穆宗莊皇帝隆慶在位六年傳子翊鈞是爲

神宗顯皇帝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傳子常洛是爲

光宗貞皇帝泰昌在位一月傳子由校是爲

熹宗哲皇帝天啓在位七年無嗣傳弟信王由檢是爲懷宗端皇帝崇禎在位十七年爲流賊擾亂自經而崩凡此一十七帝共歷二百七十八年今將相傳世代在位短長以及是非治亂一一寫入詞文

元之末立妥懽太史知亂

元寧宗崩太后命迎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於廣西太史院言妥懽帖睦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太后與大臣定議立之是爲元順帝明兵至燕京走應昌府又二年崩

至正間石人出徧地紅巾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命賈魯充河防使開復黃河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欒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倡亂愚民翕然信之潁川劉福通羅田徐壽輝等皆共起兵以紅巾爲號 又註見第十段元史徧地紅巾句下

裂土宇盜名號一王四帝

通紀曰是時盜賊蜂起割裂土宇潁川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徐壽輝據蘄州爲帝國號天完吳張士誠稱吳王西漢陳友諒稱帝於江州明玉珍稱帝於隴蜀錢氏曰元政不綱紅巾騷動一時盜有名字者四帝一王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時之心也明太祖諭元綱哈出書曰四帝一王皆爲俘馘此天命非人力也

異雲起天子氣應運龍興

先至正初青田劉基舉進士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李良翰曰元運氣絕天必簡一聖人出而鏟治乾坤惟時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

明太祖起淮右卜珓倡義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後即位建國號曰明建元洪武是爲太祖高皇帝其先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

宋季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太祖年十七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孤立無依入皇覺寺爲僧後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攻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欲入濠避兵請伽藍卜珓問避亂不吉問守故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入濠倡義耶乞許陰珓卜屢得陰遂往後太祖詔中有曰朕本淮右布衣肇興丕基　珓音教

投子興居甥館志切安民

太祖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收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已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呼爲朱公子太祖在甥館慨然有救天下安民生之志後子興稱滁陽王尋卒太祖統其軍

辭左帥下滁和招延豪傑

時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宋帝改元龍鳳遣人檄興子爲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初太祖糾合義旅由濠徇定遠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衝賊陣而過敵

太驚曰此黒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會滁師乏糧謀取和陽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張天祐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和陽太祖既總和陽兵威名益著先館甥在濠即延攬英雄有若飢渴故豪傑景從徐達湯和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後並爲開國元勳

賽豐沛比南陽天產濠英

陳建曰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明初功臣強半濠州蓋天生眞主必多産英才以備驅策豈偶然哉

李善長似蕭何運籌轉餉

定遠人李善長少有智計太祖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謁太祖問知爲里中長者命掌簿書贊計畫凡師行必留守轉[illegible][illegible]餉時大將軍等定中原平僭僞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太祖獨知之誥辭曰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漢有蕭何未爾過也後爲太師丞相爵韓國公大將軍徐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

劉伯温方諸葛帷幄謀深

劉基字伯温青田人少聰穎絕羣通天文陰符家言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元成流也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元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會總制官孫炎奉命來聘遂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獨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定征討大計太祖時時謂人曰伯温吾子房也爵誠意伯　劉基謚文成

風雲會汗馬功六王稱首

太祖濠城之起一時風雲聚會豪傑翕從凡二十四將人如棊布地皆錯壤然開國功臣汗馬著烈以六王爲首濠人徐達從太祖最先摧堅撫順將略不下韓信明有天下達之力居多爵魏國公封中山王謚武寧定遠人常遇春初從盜魁劉聚察其無遠志棄之來歸請爲先鋒從太祖平陳友諒同大將軍徐達定山東下河南百戰百勝於諸將中最勇封開平王謚忠武盱眙人李文忠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卒父貞攜文忠投滁陽後以舍人從軍破陳友諒驍勇爲諸軍冠所在有功與大將軍分道北討破應昌獲

元孫買的里八剌太祖令參軍國大計與達等爵曹國公封岐陽王謚武靖定遠人沐英父母雙亡太祖收爲子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歸其姓沐特受心膂托同傅友德下雲南諸郡悉平詔英留鎮爵西平侯封黔寧王謚昭靖虹縣人鄧愈歸附滁陽太祖授爲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破元兵殲友諒殪士誠降胡廷瑞戰功居多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爵衛國公封寧河王謚武順濠人湯和初從滁陽王太祖請之與和共事守常州拒士誠其後破川陝定雲貴多立戰功爵中山侯復進信國公封東甌王謚襄武　徐達字天德遇春字伯仁文忠字思本乳名保保　鄧愈字伯顏湯和字鼎臣

傅友德馮國勝屢建奇勳

宿州人傅友德初從陳友諒太祖攻江州友德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擢爲將從遇春擊友諒功最多嗣南征北討建立殊勳爵頴國公陳建曰太祖功臣首稱六王然以傅頴公較之猶在寧河東甌之上當與開平岐陽比肩定遠人馮國勝與兄國用皆驍勇有智略太祖略地至妙山弟兄來謁遂置左右預機密國用病卒國勝歷官右都督從大將軍北征克[illegible][illegible]平全陝又破王保保寨度生番出鎮陝西

定廿肅破哈納出屢著戰功佐成一統爵宋
國公　馮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

巢湖傑濟舟師三俞二廖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巢縣人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子通海通源通淵等俱膂力邁衆各泊舟巢湖連結水砦以扞寇會妖黨左君弼據盧州永安等為所扼乃間道納款太祖親至巢湖引永安等歸會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阻馬腸河口太祖歸和陽集商人舟率師攻之永安等以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乃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後爵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追封俞通海號國公永安等先俱陣歿

吳良□免東顧保障江陰

濠人吳良太祖以為江陰守將江陰密邇士誠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又命其弟□增兵協鎮士誠寇江陰良命弟□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不敢前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守禦有方不敢犯境太祖名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

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東馬珠玉不足旌
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良在江陰十年訓飭將校興
學修屯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爲之捍蔽
也　吳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封江陰侯贈江國公諡
襄烈弟□本名國寶封靖
海侯贈海國公諡襄毅

首殉難垂大節胡韓花許

虹縣人胡大海智力絶倫太祖用爲前鋒所向戰必
勝攻必取及太祖下婺州命大海爲守將金華苗帥
蔣英作亂英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
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訴曰蔣英欲殺我大海反
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
即斷其首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友諒驍將張定
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匝焉牙將韓成進
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
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俞通海來援舟騣進水
湧太祖舟始脫太祖下太平以花雲爲守將友諒率
舟師犯太平圍其城雲迎戰三日不得入友諒以巨
舟乘漲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賊縛雲
急雲奮躍大呼起縛盡絶奪刀殺五六人賊縛雲舟
檣叢射之比死罵不絶口樂平儒士許瑗駡太祖於

寧越太祖喜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至是友諒陷太平瑗抗節不屈死之捷錄云胡韓花許節無百世　婺音務大海贈越國公謚武莊韓成追封高成侯

屈先生禮賢館望重陶秦

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胡大海薦四賢人以書幣徵至入見太祖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創禮賢館處之太祖下太平者儒陶安李習率士民出迎安見太祖謂習曰我輩今有主矣後官翰林賜一聯曰國家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洛陽人秦從龍避亂居鎮江太祖命徐達詢訪聘至親至龍江迎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捷錄曰陶秦章葉望冠一時　宋濂字景濂追謚文憲葉琛字景淵章溢字三益陶安字主敬當塗人贈姑熟郡公從龍字元之

將如雨臣如雲同心戮力

李良翰曰其間攀龍鱗附鳳翼以翊天啟運者如雲如雨相與戮力協贊定鼎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東

征西
討

下太平拔采石定鼎金陵

太祖率諸將渡江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守臣棄城遁遂下太平旋進取金陵馮國用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康茂才率衆降遂克金陵太祖入城名吏民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軍民更相慶慰初馮國用來謁太祖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埽除羣寇天下不難平也太祖改爲應天府
遂定都焉

黃雲覆襄城橋埜先擒縱

太祖初下太平元義兵元帥陳埜先水陸分道來攻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埜先至見有黃雲罩於城阜遂驚敗爲伏兵所擒太祖釋不殺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

相强也縱之還收餘衆屯板橋太祖取金陵埜先與
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爲鄉民兵百户盧德茂殺
殺之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結寨采石
圖犄角攻太平常遇春攻海牙大破之進攻兆先營
擒兆先復釋而用
之俾爲元帥從征

呼老康敗友諒預料驕輕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於陳冒陳姓從
徐壽輝領兵爲元帥自稱天完平章尋稱漢王及攻
下太平於采石舟中弑壽輝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
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遣使約張士誠向入寇引
兵東下建康大震太祖恐二寇合欲速友諒先來知
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命作書約爲內應招之茂才
遺舊事友諒之老閽者賫書往友諒喜問康公今何
在曰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乃遣還曰歸語康
公吾即至呼老康爲號閽者歸以告太祖易橋以鐵
石嚴兵以待友諒果是日徑衝江東橋見皆鐵石連
呼老康不應知墮計率兵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
柵伏兵起大敗之友諒軍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
溺無算友諒乘别舸脫走太祖遂決計先伐友諒帥
舟師溯流而上直擣江州友諒倉卒不能軍挈妻子

夜奔武昌遂入江州乘勝追拔蘄黄興廣等處遣使招諭江西諸郡皆降後太祖語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然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若先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疲於應敵矣朕取二寇固有先後耳　茂才

蘄州人追封蘄國公

康郎戰鐵冠賀盪平西漢

太祖既定江西友諒忿其疆埸日蹙大作高艦乘漲薄南昌城下明都督朱文正等分門死守遣千户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友諒圍八十五日太祖督舟師來援進次湖口始解圍東出鄱陽迎戰遇於康郎山友諒鎖巨舟爲陣郭興曰非火攻不可乃乘風縱火焚其水寨數百艘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軍横截湖面不得出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太祖移舟列栅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諸軍追擊數十里不觧是時臨川人張中所謂鐵冠道人者亦在師中忽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溥汝水寶以俟乃遣人

具牲酒往祭旋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其將張定邊以小舟夜載屍及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次年太祖至武昌圍之傅友德先登奪城東高冠山俯瞰城中常遇春擒岳州來援守將張必先必先驍勇漢倚爲重縛示城下又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降理遂率定邊等詣軍門降封理爲歸德侯西漢遂亡　張中字景華

滅東吳俘九四薪積齊雲

張士誠白駒場亭民爲鹽場牙儈行九四與弟士德士信同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陷高郵旋據浙西姑蘇諸郡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跨淮海與山東相距遂僭稱王國號曰吳太祖議討之命徐達等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及兩淮既平遂專事浙西副將軍常遇春請直擣姑蘇太祖令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進次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迎戰皆敗士誠遣李伯昇來援潛入城被圍又遣呂珍及其五太子來屯城東之舊館達等連破援兵焚其赤龍船呂珍等以舊館降達以珍徇於湖州城下天騏伯昇亦以湖州降吳平章潘原明懼亦以杭州降遂進逼姑蘇戰於南舶魚口敗

之又敗之於尹山橋遂進圍城士誠被圍久欲突圍出至盤門遇春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又突出胥門遇春禦之復敗自是不敢出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破閶門城中不支投兵降士誠率兵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妾必不負君予乳媼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達遣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户經伯昇決户抱解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至舟中不食至龍江卧不肯起舁至

中書省言不遜李善

長罵之士誠自縊死

由海道降國珍悉收甌越

黃巖人方國珍於元至正八年劫掠沿海州縣尋據温台慶元等路太祖下婺州遣使招諭國珍以次子爲質太祖厚賜而遣之國珍復納温台慶元三郡籍雖來獻而未納土復遣使往諭云俟克杭州納土太祖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克台州黃巖降進克温州太祖又命湯和爲征南將軍進兵慶元亦降國珍乘海舟遁太祖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由海道

珍至京師後授廣西行省左丞

奉朝請善終　亮祖六合人

緩中原先閩廣廟算如神

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中元汀州判蔡公安奇之授以巡檢從討山賊有功累遷左丞開省於汀州尋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至是太祖命胡廷美取福建福建師度杉關攻邵武建陽降之太祖又命湯和等由海道取福州和與廖永忠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城下克之進兵延平先遣人招諭友定友定殺使者誓以死報元圍十日城將破友定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兵入城輿友定出俄大雷雨復蘇械父子送京太祖面詰之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棄市漳泉等郡皆降閩地悉平東莞人何眞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起眞結豪民保障值南海寇陷廣州眞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眞爲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郡至是太祖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諭以廣東平即合兵取廣西更命楊璟等率武昌荊州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之曰南方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未一兩廣八閩未附已命丞相徐達北定中原胡廷美分道入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進取廣東故

命爾等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又勑陸仲亨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於是永忠駐福州先遣人以書諭真真及永忠至潮州真奉表歸附遂入廣州各郡俱降真入朝賜宴授江西行省中書叅知政事永忠等進兵梧州環等克永州引兵抵靖江城下亮祖亦自廣東來會屯於象鼻山下相持兩月攻圍益力城中人無鬭志約四鼓入城也兒吉尼走伏波門執之南寧州郡所在皆降廣西悉平谷應泰曰徐達一軍由淮入河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下策乎不知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粵服先聲即可傳檄而定所以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

撤屏蔽斷羽翼先平齊豫

太祖謂徐達曰中原擾攘今欲北伐計將何如遇春曰直擣元都餘皆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懸師深入頓於堅城餽餉不繼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按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然後加兵元都則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將曰善乃以達與遇春由淮入河長驅北伐達至淮安以書諭元義兵都元帥王宣及子信宣納款復叛

達忽功沂州宣復陷郡之青州東平濟南等處皆下
元守臣或遁或降山東郡縣悉平達引兵上黃河克
歸德許州取汴梁元守臣李景昌遁時左君弼守陳
州太祖諭以書且歸其母君弼感泣詣達降進攻河
南府元平章梁王阿魯溫降進克陝州直抵潼
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拒戰敗之遂入潼關

定幽燕不血刃元主宵奔

太祖以潼關東皆平命諸將進取元都達等自中灤
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等府進克臨清諸將俱以師
會於是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
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潰至河西務平章俺
普等迎敵大敗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拒戰指揮
郭英伏兵敗之遂入通州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同
議北行元主徘徊太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左丞
相失烈門勸固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
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開
建德門如上都達等進克燕京

敗擴廓降思齊埽清秦晉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察罕帖木兒甥王保保也察罕
養為己子察罕死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據太原順

帝北走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以攻北平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若彼還救必成擒矣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達等乘夜襲之擴廓聞變亟納靴跣一足踰帳後出從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達復遣傅友德邀擊賀宗哲於石州敗之嵉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諸軍攻大同路克之進克河中府達等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降之時李思齊自潼關奔鳳翔達遣馮勝取之思齊奔臨洮遂進克隴州秦州鞏昌復遣勝征臨洮思齊窮迫舉城降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亦降會達征平凉良臣復判達遣兵圍之其黨姚暉等獻門納師達入城執良臣斬之慶陽平遂下平凉王保保賀宗哲北遁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保保亡納哈執買的俘擒

王保保知達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太祖議征沙漠命達由陝西征王保保李文忠出北平攻元上[illegible]大破王保保兵於[illegible][illegible]古城保保從古城遁和林元嗣主復[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北至其武[illegible][illegible]

卒於合剌那海之德庭妻毛氏亦自縊太祖曰[illegible]竟
無以臣王保保眞男子也文忠等師出野狐嶺[illegible]元
平章祝眞進敗太尉蠻子於駱駝山遂次開平虜元
平章上都罕知庚申君已殂文忠兼程至應昌克其
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諸王及宋代玉璽
金寶等物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遁朔庭遂
空元太尉納哈出據金山數寇擾遼東太祖命宋國
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復遣前所
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隨往諭降勝等趨金山乃剌
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剌吾告
以朝廷遣還之意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人畜輜重
過於元主至是計窮乃剌吾勸之降遂遣使納款勝
遣藍玉往一秃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嘖嘖曰
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詣玉降玉與飲甚歡納哈
出酌酒酧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
不肯服取酒澆地鄭國公常茂在坐直前搏之納哈
出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以衆擁
之見勝勝令耿忠與同寢食班師至京封納哈出爲
海西
侯

惠儲順脫古紱元裔遁跡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元平章僧家奴進至上都大石岸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遣指揮孫恭招諭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等皆降送惠儲至京賜第宅襲衣什器月給錢米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在位十一年殂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藍玉北征脫古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部下所弑僚屬奔散不能自立所謂小王子即元裔也

定滇南平僞夏一統乾坤

隨州人明玉珍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徐壽輝兵起集鄉兵結柵自固尋降壽輝授元帥鎮沔陽至正十四年以兵千人船五十泝夔而上攻元右丞相完者都於重慶克其城下嘉定據成都稱隴蜀王二十二年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玉珍尋卒子昇嗣年十歲改元開熙至是關陝既定太祖命中山侯湯和同廖永忠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分道並進友德覘知階文守備單弱乃攀援山谷連戰克階文綿漢四州適江漲以木牌數千書克諸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解體時和等以暴漲不得進會

入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昇大懼遣
使詣永忠納款及和至昇面縛銜璧奉表詣軍門降
友德旋克成都蜀地悉平昇至京封歸義侯時天下
大定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尚據滇南未服太祖
遣詔使王褘招諭被殺乃命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
沐英為副討之由辰沅趨貴州至普安攻下之進至
曲靖元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屯曲靖以拒沐
英倍道進師衝霧至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
驚為神兵英分遣一軍泝流渡出陣後友德濟江進
戰敵陣亂披靡生擒達里麻英趨雲南梁王聞敗棄
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英入城隨率兵略澂江臨安
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下之藍玉攻大理克之分
兵取鶴慶麗江建昌皆降雲南悉平　王褘
字子充義烏人諡文節明文臣賜諡自褘始

神靈護屢瀕危難星奎過

太祖生之夕赤光燭天三日洗兒紅羅浮至為衣病
中見兩紫衣人視疾病差不見葬父母雷雨成墳
以至伽藍立珓黃雲覆城金甲神呼主君來遇春歸
附此由真主應運故百神呵護然身經戰陣屢瀕於
危鄱陽之戰韓成易服投水賊緩攻得脫又一日與
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揮雙手連聲呼曰難

星過可更舟更未半晌
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

符漢高越往代五事超群

陳建曰太祖規模橫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高
謝鐸曰太祖度越往代五事一克遷元鼎以收復諸
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
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
嚴

即位後却貢獻延儒立學

元至正十二年太祖起兵濠州二十四年稱吳王二
十八年戊申正月即帝位欽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
刻漏令碎之江西進陳友諒鏤金牀命毀之蘄州進
竹簟潞州進人參金華進香米皆令不必進安南日
本諸外國貢方物皆却之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諸王讀書又以立國教化爲先教化學校爲本
令天下郡州皆立學府學生員四十人州學三十人
縣學二十人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又詔天下
閭里皆立社學
延師儒教子弟

建宗廟正禮樂合祀天神

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廟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廟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歳祫則設累代帝后衣冠於神座祀之刋大明集禮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凶禮二軍禮三賓禮二嘉禮五冠服車仗鹵字各一樂三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通五十卷其大祀禮定於陶安祫禘禮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視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又命詹同陶凱協律郎冷謙作燕享九奏樂章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太祖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即圜丘舊址爲壇以屋覆之名大祀殿合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　詹同字同文新安人朱升字允升休寧人魏觀字杞山蒲圻人陶凱字中立冷謙字啓敬杭州人

宣聖諭立臥碑圖甎書壁

命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狥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世謂聖諭六條詔天下府州縣儒學生員各守臥碑不許出入衙門命工畫所歷艱難起家之事爲圖以示子孫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於殿壁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給衣糧勤蠲賑憫恤窮民

詔天下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屋者給廬舍詔户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自即位至十五年蠲租之詔凡十餘下荆蘄水災命主事趙乾往賑遷延數月方賑太祖曰民飢死多矣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封功臣賜宅第軍歸衛所

大封功臣徐達爲首遇春次之封公侯伯爵三十六人並賜鐵券世襲其券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以指揮使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將印於朝官軍各
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後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仍賜錢鈔造第鳳陽與
葺先
塋

風循良褒節義廟祀忠臣

漢中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太祖聞其循良詔釋之
以爲牧民者勸初克金陵元福壽戰死命以禮葬之
元右丞余闕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與友諒戰墜
馬罵賊而死命有司建祠肖像祀之以褒節義建忠
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五人以
韓成爲首復建祠於南昌祀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
死事之臣一十四人余闕
字廷心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禁預政戒臨朝亂階密杜

内侍有從容言政事者太祖怒責之即遣還鄉因謂
侍臣曰閹侍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埽給使令而已
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寵愛使然
向使不得典兵預政欲爲亂得乎乃制内侍不許識

字又謂侍臣曰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小黄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故防之極嚴並戒
母后不得垂簾

歸崇禮征沙漠三事勞心

初李文忠破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至是太祖謂廷臣曰崇禮侯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乃厚禮歸之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遣還以爾年幼道遠恐不能達今不忍令爾久客於此特遣歸見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選老成二宦者送行曰此爾君之嗣也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遺書諭元主賜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太祖又謂侍臣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通音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徐達等頻出勁師屢征沙漠窮兵不已

喜稱旨優奬擢恩威不測

太祖設資格以待常流優超擢以甄異等操縱人材

尚書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稱旨擢僉都御史
貢士彭友信遇上微行占虹霓詩命友信續之大悅
命入朝授北
平布政使

封太侈治太急重法煩刑

五星紊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昇謂人曰
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已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
患大乃上書曰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
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直言剴切太祖大怒逮問
庚死獄中　居昇
字伯臣寧海人

射孟子官元清詩中忌字

太祖覽孟子草芥寇讎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欲去
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
錢唐抗疏入諫袒胷受箭太祖見其誠懇命太醫院
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詔求仙人張三丰時稱
爲張邋遢寒暑一衲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
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隆冬臥
雪中道士邱元清遇之求爲弟子後不知所往太祖
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不可得名元清至與語大

悅拜監察御史耆儒錢宰被徵至京有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之句太祖知之曰朕未嘗嫌汝尋放歸太祖十一子蜀王與名僧來復講道論文嘗承名賜食來復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尚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太祖見詩大怒曰詩用殊字是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誅之。來復字見心豫章人

瓚按典故輯遺云太祖命去孟子配享明日欽天監奏文星暗上笑曰此因去孟軻配享故耳命復之是夜星復明寧波府新志言洪武二十三年太祖覽草芥寇讎之說命射之錢唐袒胷當箭配享得不廢然攷唐以洪武三年謫壽州四年卒配享之罷乃在五年若孟子節文修在二十七年謂唐諫在是時尤謬攷寧波舊志止載唐諫孔子釋奠事不及孟子

選高僧易太子釁隙先生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道衍即姚廣孝初至見燕王即自請曰殿下若能用吾吾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其後靖亂之師皆

王於何地遂立建文後永樂封建詔云皇考嘗欲立
朕爲嗣則知太祖此意
早爲搆釁之藉口矣

嫌峻隘識帝師大儒不用

慈谿人桂彥良初名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太祖嘗從容諮以治道問何官曰正字太祖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浙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太祖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朱氏曰彥良入侍大本太祖即知其爲帝師夫漢武不知仲舒故江都膠西一相再相太祖知彥良而竟以晉府長史終其身何君臣相遇之難也　彥良名德稱

用楊汪任小犢相器無人

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以爲不可太祖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問汪廣洋何如基曰褊淺又問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犁太祖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負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如目前
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胡藍獄二十侯株連四萬

丞相楊憲以罪誅汪廣洋被讁自經胡惟庸總中書政稍自負有邪謀會其家人榜辱關吏太祖怒殺家人又究故劉基毒死狀惟庸懼計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手陰約日本王以舟載精兵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上臨幸駕出內使雲奇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左右撾捶亂下右臂將折猶指惟庸第弗縮太祖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發羽林掩捕拷掠具狀磔於市株連究詰指爲胡黨坐死者萬五千人羣臣以李善長與謀請誅勿問後十年以星變賜善長死復命刑部肅清逆黨連坐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陳萬亮耿忠於琥凡殺功臣十九家連善長二十人是時有稱藍玉與謀者太祖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老將多沒令總征伐玉恃功恣橫太祖頗不樂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間奏事不從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集其卒及者家奴伏甲將爲變爲指揮蔣瓛所

[illegible]

趙庸張温察罕都督黃恪蕭用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等凡功臣文武偏裨將卒坐黨死者二萬人株連籍沒數百千家蔓衍過於惟庸谷霖蒼曰一人跋扈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瑣按昭代紀略載胡惟庸謀逆未發太祖夢朱衣人犯駕次日值萬壽節倭使與惟庸通謀以壽燭獻上疑之命然於承天門機發刃刃亂飛惟庸衣朱衣袖白刃以進上命縛之刃見情覺置之極刑與登城望第複壁藏兵之說互異

衆功臣夭爲幸暴卒亡身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河山帶礪爰及苗裔乃以胡藍不執四方讎怨相告訐凡指爲逆黨率收坐重獄功臣中除六王及夭死得善終外餘皆爵除五等禍及三宗即有蒙宥不顯誅者亦陰殺之如穎公傅友德宋公馮勝等皆以暴卒聞王弇州外史曰高帝末年功臣鮮自保者得夭爲幸

坐逆黨戮試官殺人縱怒

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充會試考試官被黜者以爲不公太祖大怒命張信等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至閱卷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太祖益怒謂爲胡藍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與紀善白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爲藍黨侍讀張信贊善王俊華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揖皆胡黨詔三吾謫戍餘皆凌遲於市三吾以暴卒聞初太祖前殿決事嘗震怒回宮馬皇后諫曰上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寃枉今爲陋卷進呈坐以逆黨加以極刑謂非縱怒所致乎

剥皮場嚴法網大殺京民

有司官犯贓者梟示外仍剥皮貫草凡府州縣衛衙門之左立廟祀土地神名曰皮場廟公座傍置一貫草袋法網嚴密有犯即誅一時士以混迹無聞爲福受玷不錄爲幸山東監生周敬心疏曰洪武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怨逆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由殺戮無辜所致也

馬皇后濟寬仁多方諫救

以寛仁嘗謂太祖曰今豪傑並爭惟以不殺人爲本宋濂坐胡黨當誅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始終不忘待師之禮濂親教太子諸王乞赦之得發茂州楊憲言李文忠不法事后曰文忠素賢憲言未可信上悟乃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將殺之后曰彼固富未嘗犯法救之甚切得不死病不服藥太祖強之后曰使服藥而不瘳上寧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終不服藥而崩

念貧賤法堯舜期保君臣

太祖謂侍臣曰朕因服御詰怒小過皇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最可憐慈東宮懿文早逝

太祖立長子標爲皇太子嘗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太祖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太祖悉從之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謚曰懿文

嫡長孫半邊月年諱同稱

懿文太子卒太祖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太祖乃立懿文子允炆為皇太孫太孫頭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改元建文父諡懿文上名允炆子名文奎時人謂此儒生常稱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諱燕王聞之詗曰何乃重複至此使臣民徧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三吾字崑孫茶陵人後號坦齋

讓皇帝登大位仁明孝友

建文帝在位四年為燕王奪位遜去文皇悉去建文年號至萬曆中始復年號崇禎末始復廟諡是為惠宗讓皇帝至性孝友方懿文病癰太孫年十四親吮吸之及薨哭踊哀慕如禮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時政尚嚴覈每濟以寛大嘗讀律見中有條例甚嚴者請改定七十三條後屢有大獄命太孫處分從容詳審竟脫之太祖覆審得其情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故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云

吳人遵喪禮美政頻行

初吳沉薦方孝孺於太祖徵至入見太祖曰此莊士也又曰異人也當老其才留爲子孫輔僅除漢中教授至是召爲侍讀尋直文淵閣詔行三年喪禮有司請少抑至情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宗社廟執綍而行事朝覲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有何不可羣臣曰陛下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帝即位後賜高年贖鬻子減田租黜貪墨舉隱逸頒示直言慕行古道令政可紀於時道不拾遺市兒讓棗博士黃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　孝孺字希古別號遜志寧海人蜀獻王名其讀書之盧曰正學

慮尊屬擁重兵六藩勢逼

止奔喪謀削奪東角留心

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帝爲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名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且曰諸王

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太祖崩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謂此齊尚書疎間也旋葬孝陵援遺詔止會葬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敕勒使還國於是燕周齊湘代岷六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二人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子澄名湜分宜人齊泰溧水人

圖逐燕因甚的縱還父子

齊黃謀削諸藩深疑燕府有變子澄曰燕王多置異人術士機事已露宜急圖之帝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曰以防邊爲名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乃可圖也乃以張昺爲北平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察燕動靜更令徐輝祖與李景隆同掌大軍協謀圖燕燕王入覲行皇道上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侍郎卓敬奏曰燕王酷類先帝北平強幹之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大驚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留京月餘還國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

及至京三弟兄皆魏國公輝祖甥輝祖請留之且言
高煦勇悍非惟叛君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
乃悉遣還燕王喜曰父子復聚天贊我也其後靖難
兵起高煦宣力爲多時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莫
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　鳳韶廬
陵人卓敬字
惟恭瑞安人

傷遺體剪手足縶廢幽焚

有告周王橚與燕湘代岷通謀者泰欲先伐燕子澄
曰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矣
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往訊景隆索金寶不能應坐反
執至京削爲庶人縶之雲南人告岷王楩不法事亦
坐廢又以湘王柏僞造鈔擅殺人以兵迫執之湘王
曰身是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隸手盡焚宮
室美人乘馬執弓躍火中死人又告齊王榑陰事名
至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俱廢爲庶人御史康郁
上言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也方
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
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竄湘
王焚代王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

易瓦兆太平錢禍生病虎

長洲姚廣孝初祝髮爲僧改法名道衍或薦於燕王名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操吳音對曰會會開襟取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他日寶告之靖亂之圖遂起正與道衍謀忽簷瓦墮地碎王不懌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遂定謀初道衍遊嵩山佛寺遇相術袁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世傳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者此也 廣孝字斯道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泄密敕示密疏貴曷先擒

燕護衛百户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等陰事逮至僇之燕王佯狂稱疾齊泰又發符遣使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爲内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憂疑告母母曰汝父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不如轉禍爲福信因請見王王曰殿下有事當以告臣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敕在此上

聞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竊其疏草示
燕王因留匿邸中王令指揮張玉朱能帥壯士八百
人入衛　先擒句註見下張玉字世美祥符人追封
河間王
謚忠武

假收逮擲瓜起名誅澄泰

時貴昺圍府第索所逮官屬飛矢入府中燕王與張
玉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寡奈何朱能曰先擒
貴昺餘無能爲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之今使來逮官
屬以所坐名收之令來使名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
來來則成擒耳乃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昺果
入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盤曰與卿等嘗之王
自進瓜一片忽怒且詈曰齊民宗族尚相恤身爲天
子親屬不能保旦夕之命擲瓜於地衛士前擒貴昺
捽葛誠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偪
耳命曳出皆斬之圍王城將卒聞貴昺被執皆潰散
王起兵誓師以誅齊泰黄子澄爲名復上書曰泰與
子澄包藏禍心伏望去此凶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
宗社祖訓云如朝無正臣内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天
子密詔諸王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朱能字士弘

懷遠人封東
平王謚武烈

慮通謀削護衛反合燕寧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權善謀初燕寧相得甚歡及兵起齊泰慮其通謀名之不至削寧護衛燕王乃遣寧王書告窮蹙求解踢若不知詔削者靖難兵隨趨大寧拔之駐師城外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寧府妃妾世子皆擕其財貨隨還北平大寧城爲之一空燕兵自此愈盛

果不出程智士明年先見

洪武三十一年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北方兵起朞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名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乃囚濟於獄建文元年靖難師起乃赦濟擢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初濟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

京莫知所終　程濟朝邑人

改官階省州縣全不經心

初省州縣吏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倉官黜陟之制又更定尚書以下勳階朱鷺曰建文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併衛明日併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干戈倥偬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

戒殺叔等宋襄兵因多敗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兵三十萬北征帝誡將士曰昔蕭繹令其下曰一門之内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由是燕王臨陣當前或以一騎殿後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朱鷺曰眞宋襄之仁也陳建曰方黄惟務集兵而不知選將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衆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　耿炳文濠人

將九江同趙括功忌瞿能

燕兵逼眞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帝有憂色黃子澄曰李景隆文武全材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必成擒矣乃以景隆代炳文還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豎子耳寡謀怯刻未嘗知兵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景隆聞燕王在大寧帥師進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瞿能率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於是城中沒水灌城天寒氷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墮指者甚衆燕王諜知之悉銳進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城中兵出內外交攻景隆宵遁九壘諸軍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

曲隱護加太師瓜熟怕采

景隆敗子澄曲爲隱護帝不盡聞且加景隆太師兼賜璽書金幣錦衣衛鎮撫楊本嘗持三十觔鐵棒臨陣北軍披靡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容別人采去耶不救本以孤軍獨出無

哭蒼天性誤國借劍請憑

景隆會兵德州燕兵至自白溝河景隆接戰大敗被殺死者二十餘萬降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朝廷召景隆還赦不誅子澄等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有尚方有劒憑

誰借哭向蒼天

幾墮冠之句、

東昌勝奈天心助風三捷

景隆兵敗燕兵下德州乘勝進攻濟南圍之時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統兵盛庸守禦燕兵圍三月不能下解去遂復德州朝廷封庸歷城侯陞鉉兵部尚書督兵北進與燕王戰於東昌燕恃屢勝直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斬其大將張玉朱能率騎奮擊東北角庸撤西南兵禦之圍稍緩能衝入死戰燕王易服躍馬出燕兵爲火器所乘擊殺無算北平震動燕王敗還深恥之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乃復引兵南下時庸軍夾河爲營都督平安與吳傑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濟師與庸軍戰於夾河燕將譚淵戰歿次日復戰自辰至未互有勝負忽東

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咫尺不見人燕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燕王又令諜誘傑等出軍滹沱河自渡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燕師多被殺傷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師大潰斬首六萬餘級先是燕王與李景隆戰於白溝河王馬三被創三易之矢盡劍缺馬却幾爲瞿能所及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燕王突入馳擊殺瞿能父子於陣南軍大敗崩聲如雷燕兵乘風縱火燔其營壘資械山積屍橫百餘里燕自白溝河夾河藁城三戰皆得風助明紀曰大風三捷神主其成

更中朝約内應直搗金陵

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密約内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燕王深然之由是燕兵日南及即位後其人不次拔擢

朱能進輝祖還機分成敗

帝遣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援山東時平安與燕兵戰斬其驍將陳文王眞安遇王於北坂王幾爲安槊所及馬蹶不得前王得脫輝祖軍至戰再捷燕將李

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總兵何福孤軍無援卒底於敗陳建曰兩軍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輝祖名還南北成敗之機可覩矣　平安初名保兒滁州人

罷齊黃遣郡主掩耳偷鈴

帝步罷齊泰黃子澄旋復名之者再至是詔竄逐於外籍其家以謝燕人及燕兵入儀眞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遣燕王從姊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又用孝孺策作宣諭數千言刻印數千紙付薛嵓齎往燕師令密散諸燕將使歸陳建曰數千宣諭大類掩耳偷鈴

獨徘徊求丹徒布衣不得

時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徘徊殿庭長吁不已先是御史

尹昌隆上疏曰今日事勢已去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言周公輔成王不應便自違戾設有錯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雖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疏上不報　昌隆太和人字彥謙

慟金川十八子迎奉開門

燕兵已近乃分遣諸王守城門燕王率兵直薄金川門時李景隆與谷王橞守金川登城望見即開門迎之燕王與谷王等連轡而進門卒龔詡痛哭去之後宣德中周忱兩薦用詡辭曰詡即仕無害於義但負往時城門一慟耳既卒門人諡安節先生景隆至永樂二年有造妖讖者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迎奉何以有今日成祖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谷王亦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爲太祖之第十八子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

碎紅籢出鬼門江湖影落

時金川門啓帝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

碎簏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illegible]袈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濟即爲帝祝髮帝至鬼門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稱萬歲曰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初帝爲太孫時太祖命詠新月詩有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之句太祖不悅以影落江湖語非吉兆既而曰幸免於難至是竟驗

給衣糧遊滇粵左右三人

帝得度牒名應文有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俱會於神樂觀兵部侍郎廖平曰隨行不必多人惟遥爲應援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希賢稱比邱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刑部司務馮漼中書舍人郭節宋和編修趙天泰鎮撫牛景先欽天監正王之臣六人由神樂觀啓行自松陵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到祥符三經西粵中間結茅白龍題詩羅永兩入楚荊三幸彬第踪跡去來固歷歷也

空回首長樂宮翠華難望

帝好爲詩詞出亡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士庶至今傳誦

都只爲激變起國少謀臣

初御史康郁上書內云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臣愚以爲必有噬臍之悔矣

嚴老實吳老閹相逢哭縊

工部尚書嚴震直太祖見其魁梧直誠呼爲嚴老實

曰上從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出亡三十九年至正統五年題詩羅永有同寓僧竊帝詩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繫僧並帝以聞詔械入京程濟從廷鞫僧爲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僧論死從者戍邊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令探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帝曰昔御便殿食子鵞遺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不知所終　震直字子敬烏程人

老佛呼西山墓誰謂焚身

初燕兵入城帝急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燕王清宮詰問建文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後正統迎帝入大內呼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後人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者非也

休泯滅衆從亡履艱師弟

初帝出鬼門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會於神樂觀者二十二人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馮潅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應能三人從至滇結茆白龍山復舍白龍菴至浪穹鶴慶山募建一菴名大喜命濟錄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爲敘

谷應泰曰議者以建文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不思時史所書非無曲筆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爲僧樵爲傭匠多少埋名

明紀載遜國時有雪菴和尚者當變時走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其里隱士杜景賢爲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買一冊袖登小舟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死之日其徒問姓名不答會稽雲門寺有僧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終不得其姓名東海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新詔至湖上人入縣庭聽宣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擲擔投河死河西傭無姓名燕王入京傭披葛衣走金城行乞市中邊地極寒

名往來夔慶間所至州邑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
學補鍋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從人呼爲老補鍋匠忽
夔州市中逢馮翁者相持哭哭已入山巖中坐語竟
日又相持哭言永訣不知所終

璜按紀事本末載從亡往來道路者馮漼時稱塞馬
先生時稱馮翁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
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趙天泰適衣葛時稱衣葛
翁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
號東海樵夫亦稱東湖主人是僧樵傭匠即給運衣
食之六人諸書所
載謂無姓名何耶

尤慘切死國難方陳暴練

初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曰南有方孝孺者武
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及文皇即位孝孺衰絰
號闕下繫之獄尋名出獄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
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
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
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令以刀抉其口兩
旁至兩耳大收其十族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
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禮部尚

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文皇名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刑部尚書暴昭抗罵不屈文皇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不絕至斷頸乃死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皆棄市九族親家之親抄没遠戍者又數百人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暴昭路州人練子寧名安新淦人

屍反背皮犯駕死後鉉清

兵部尚書鐵鉉執至京背立庭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爇其肉納鉉口中問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寸磔之猶喃喃罵不絕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文皇笑曰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改北平參議察燕動靜燕王宴之大被稱賞及燕師入清知建文出亡猶思興復詭自歸附

赤及是日早朝清獨緋衣入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 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爲犯駕狀文皇大驚命燒之 鐵鉉字鼎石鄧州人景清眞寧人本姓耿

節就戮潔就義姓名難紀

建文死節諸臣其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原質等多者三族少者一族其就義之最潔者漳州教授陳思賢聞新詔至率其徒六人集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執至京師徒皆死之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鑿其舟以沉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樂清以樵爲業一日採樵歸聞變呼天號哭棄柴投水死其他如姚善王叔英龔泰王

良劉璟王良曾鳳韶周是修劉端高巍胡子昭茅大方高翔侯泰戴德彛郭任盧迥楊任黃魁連楹廖昇甘霖甘英丁志龍鐔宋徵黃希範儲福何申湯宗盧振巨敬黃彥清程本立方法等皆壬午殉難難盡紀也　鄒瑾魏冕俱永豐人胡閏字松鄱陽人黃觀字瀾伯貴池人王度字子中惠州人原質寧海人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叔英字原采黃巖人龔泰字叔安義烏人王良字天性開封人劉璟誠意伯次子劉端南昌人是修名以德泰和人高巍字不危遼州人子昭字仲常嘉定人大方泰州人高翔朝邑人德彛奉化人郭任丹徒人盧迥仙居人甘霖懷寧人巨敬平涼人本立字原道

死如飴貴若浼再見頑民

陳建曰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刑立至而一時之臣甘死如飴富貴若浼國初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僅再見之矣

文皇帝上城樓諸臣迎駕

文皇帝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至是篡位改元

廷文武來迎茹常先諸臣勸進文臣知名者[illegible]原吉劉儁古朴劉季箎薛嵓董倫王景修胡靖李貫吳溥楊榮楊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方賓宋禮王達鄭緝楊士奇胡儼

連上表爭勸進辭位欺心

時諸王及文武臣請即位燕王曰予始遭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不意少主自絕於天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臣皆頓首曰殿下爲太祖嫡嗣功在社稷宜正天位次日諸將上表勸進又翌日諸王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固請乃命駕入城燕王曰宗社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衆志遂即皇帝位

谷氏曰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謟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請欺天乎吾誰欺也

法周公何不立成王子弟

初方孝孺斬衰入見帝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伊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子固亦

帝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殺宮人遷母后祖號蒙孫

帝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建文母呂太后遷於懿文太子陵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二三四年以即位詔天下仍用洪武三十五年為紀

列姦榜懸賞格更窮黨與

榜列奸臣二十九人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胡閏鄒瑾王鈍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紞毛太亨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叔英巨敬復榜列朝堂增徐輝祖葛誠周是修鐵鉉姚善甘棠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二十五人出賞格有能綁縛奸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官二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止是時株連黨與如刑部侍郎胡子昭御史鄭公智

論死籍其家

九族殃瓜蔓抄羅織陳瑛

建文臣行遯者題詩蛾眉亭有一個忠臣九族殃之句讀者欷歔欲絶胡氏曰革除間凡不順命者不惟戮其身且及九族以至九族之外親根連蔓引靡有孑遺且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前北平按察司陳瑛爲僉事湯宗發其交通藩邸有異謀謫廣西至是首召用爲副都御史瑛專意窮治建文諸臣奏言諸臣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無二宜加追戮故孝孺諸獄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抄提數百家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輩歸附爲無名又劾奏盛庸耿炳文何福湯宗

俱論死諸子並誅

將妻女發教坊象奴給配

殉難諸臣將妻妾女妹俱分發教坊司或給配象奴玷辱之慘不忍鏤列

坐友生掘先墓慘毒難聞

方孝孺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并坐燔削方氏先墓又掘御史高翔先墓雜犬馬骨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院其慘毒如此

登極後勤政事夜分秉燭

帝初登極萬幾叢委議論政事或便殿就寢命黃淮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每以次對至夜分謂侍臣曰朕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至旦即出與羣臣議行

納敝袖恤民艱郡縣巡行

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帝歎曰昔皇妣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如此勤儉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諭戶部曰朕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簡亡人委心復選才新進

內閣與樞密諭以委任心腹至意命解縉等舉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曾棨等二十八人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乃增為二十九人人歆其榮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幼孤名善新淦人謚文靖楊榮字勉仁建安人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謚文簡胡儼南昌人字若思曾棨字子棨永豐人

任孝肅尹應天郡守廉明

以顧佐為應天府尹為政剛毅不撓勳戚斂手人以包孝肅方之吉安知府朱大智寬厚廉潔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蘭芳至寬厚廉明民吏大喜其時稱賢守者必曰朱蘭云

罪儒賊纂大全聖學寶鑑

鄱陽民朱友季詣闕獻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帝怒曰此儒之賊也押還饒州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命胡廣等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布天下自采聖賢格言名曰聖學心法以授太子又輯古來嘉言善行名曰

文華寶鑑

濬黃淮通漕運河道平成

命工部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河在兗州濟寧州之南故漕渠在齊魯間者甚便而漕運在江淮間者必至淮安過壩甚勞恭襄公陳瑄建議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貯江南輸稅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置舍居淺夫導舟可行於是造平底淺船五千艘歲運糧五百餘萬石漕大利便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陳瑄字念純合肥人贈平江伯謚恭襄祠清江浦

置黔府立二城更開八館

洪武中止設貴州都指揮司轄思州二十二長官司思南十七長官司至是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又以東北諸來朝貢者多願留居南京特命於[illegible]活自便二城居

大回子等八館

建兩京效河洛殊域來賓

帝營北平宮殿規制悉如應天而高敞壯麗過之通爲屋四千三百五十楹永樂十五年興工至十八年成乃改應天爲南京稱北平爲北京詔曰朕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永遠之業按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如婆羅國彭亨國鄰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國柯枝國等凡三十餘皆前代所未通今俱

朝貢方物可謂盛矣

三出師定交南一十七郡

安南國相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僭國號大虞尋自稱太上皇以子蒼改名查稱皇帝上表詐稱陳氏已絶查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逾年安南王孫陳天平至京愬其實季犛卑辭表請天平還國帝敕僉事黄中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帝大怒遣二十五將軍進討新城侯張輔與西平侯沐晟合兵連破之追至日南州奇羅海生擒季犛並查乃改安南爲交趾分交州等一十七府統諸州縣陳氏故官簡定復反

其黨推爲日南王定亦稱太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帝進張輔英國公復征交趾獲簡定檻送京師名輔還李擴請降朝廷以季擴爲交趾右布政使季擴不肯之任而掠如故復命輔征之破其郡縣生縶季擴伏誅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遂留輔鎮守交趾前後十年威鎮西南交人戢伏 犂音離

斡難河勤遠略四犂邊庭

永樂八年命淇國公邱福出塞征本雅失里福渡臚朐河戰沒帝決意親征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本雅失里拒戰敗之盡棄輜畜遁去帝班師阿魯台來戰擊敗之亦遁去旋遣使納款封爲和寧王十二年詔親征瓦剌馬哈木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迎戰擊敗之追至土剌河俘斬無算遂班師二十年阿魯台入寇帝親征至雞鳴山阿魯台夜遁二十一年又親征至上莊堡王子也先土干來降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駕還京師仍敕沿邊諸將整理兵馬候駕北征 朐音渠斡音管

惟只聽養種馬大爲民害

太僕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

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大爲北方民害

頒佛經製佛曲梵刹盈京

帝潛心釋典作佛曲刊佛經傳布頒至大報恩寺本寺夜見舍利光如寶珠續頒佛曲至淮安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又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屢見卿雲圓光之祥由是建立梵刹祈福者偏兩京內外云 梵音飯刹音察

殺章朴殺蕭儀聽讒繫縉

禁收藏方孝孺詩文庶吉士章朴家有孝孺文集序班楊善借觀密以奏戮朴於市言官多言建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帝震怒加以極刑解縉豪俊敢直言初縉諫征交趾又謂不宜過寵漢王致起覬覦帝謂離間骨肉出爲交趾參議縉由交趾入奏事適帝北往見太子而歸趙王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逮縉下獄四年死於獄徙其家於邊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寵紀綱誣寒鐵枉殺直臣

帝初起師蕩山東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綱習法家言能逆鉤人意先發以爲繢既即位擢爲都指揮治錦衣親兵典治詔獄寄以耳目綱益布其私距陰謀操切帝以爲忠暱之磬咳亡間綱遂驕窮意爲非雲南按察司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民有寃者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憂矣至則洗其寃故之後爲浙江按察綱使千户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户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曰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恨帝怒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帝悟其寃問曰新何處人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　周新海南人

俾三王不令終懿文絕祀

吳王允熥衛王允熞徐王允熈懿文太子子也三人皆降爵不得其終懿文竟以絕嗣

以大寧畀三衛列患門庭

大寧故兀良哈地也明初創錦義建利諸州屬遼東

兀良哈爲朶顏福餘泰寧三衛以阿扎失里等爲三衛指揮同知靖難兵起首劫大寧兵及名兀良哈諸酋長率部落從戰有功遂以大寧地盡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大寧既棄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以爲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福餘嘗與東合朶顏常與西合爲中國膏肓之患

則皆三衛爲之鄉導也

三尚書齊得罪喜功漢武

帝又議北征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兵部尚書方賓皆言糧儲未足且頻年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帝不悅下三尚書於獄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閒言三人憸邪帝信之戮賓屍將殺原吉楊榮言此三人惟以北征餽運爲憂憸邪未之見也帝怒稍釋李良翰曰靖難甫休勤兵遠略今年討安南明年征沙漠好大喜功蹈漢武之覆轍

立馬峰銘勒石夢警神人

帝出塞次立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至清水源名楊榮等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豈天屬意玆寇乎榮等言當承天意赦使赦其罪帝曰此朕意也

乃命班師

翠微岡始回心優游暮歲

帝還次翠微岡御幄殿諭楊榮曰東宮歷涉年久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歲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

榆木川仙藥發錫錮回京

禮部郎中周訥自閩還言靈濟二仙神應帝命訥往取神像及廟史曾辰孫至遂崇奉焉每有疾用符紙及藥劑以進詭言二仙所書其藥皆椒桂等熱劑帝服久之發熾失聲涎痰上壅一日袁忠徹與御醫陳敏侍忠徹奏曰此爲火痰虛逆之症蓋靈濟宮符藥所致也太醫官保和聖躬何不用藥治之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頭哭內侍亦哭後宮聞之

禮太監馬雲與楊榮議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器召匠
銷錫制爲椑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還
至雕鶚堡皇太孫迎哭始發喪至京

廿三載好規模太平天子

帝在位二十三年睿算廟謨規模弘遠九有淸晏重譯來朝初在燕邸道衍薦相術袁珙王托以勾連軍丁名珙至燕使人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見珙珙趨拜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世傳識眞主於長安酒家者此也

惜難逃一箇字慘刻爲心

劉璟劉文成公基次子太祖時璟奏父遺疏拜閤門使建文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不聽璟養疾還家帝即位逮至京見帝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捷錄曰遜國遺忠株連抄蔓雖誠意錄謂殺運未除然慘刻亦太甚矣

昭皇帝居東宮講經儒服

成祖崩太子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爲仁宗昭皇帝初居東宮日與楊士奇等講論經書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

監國政遭讒慝遣察南京

永樂七年成祖巡幸北京即命蹇義等輔太子監國內侍黃儼數以太子譖於成祖特遣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隨朝見東宮行事退即記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至是朝罷召義與楊士奇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蹇義字宜之巴人謚忠定胡濙字原潔謚忠安武進人

聞訃後釋囚臣咨停采買

成祖崩帝聞訃前三日即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金問於獄淮溥問繫錦衣衛十年原吉中繫內官監四年帝親臨繫所與原吉共哭即咨以時政原吉首言省供億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采辦金銀數事　原吉字

禮部尚書呂震言喪服已逾二十七日上宜烏紗冠
素服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楊士奇以爲不可明旦
帝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朝退謂蹇義曰震昨奏易
服吾已疑其非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
知其妄士奇所執是也洪熙元年春正月朔震請於
上言初登大寶天下文武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
賀作樂士奇等言不宜用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
次日召士奇等諭曰震每事誤朕昨從所請後悔何
及賴卿等同心遂免
此悔因各賜銀幣

平冤獄慮無辜防奸覆奏

大理寺奏決重囚帝曰人命甚重卿等理刑勿俾無
辜含冤地下中官馬騏傳旨諭翰林書敕命騏復往
交趾采辦金銀珠香時騏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帝
曰朕安有此言於是令中官傳旨並執例覆奏庶杜
奸萌

恤忠臣宥狂士家屬蒙恩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寛典諭禮部曰建文中正犯已悉受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初治奸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黄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復姓辛已進士黄表其後也戮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匿其幼子故孝孺尚有後至本朝壬子督學劉石芝查出其裔孫入學奉祀練氏則無餘人不可悉考解縉初被殊遇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十八人名命縉疏其人品縉具實奏上成祖以示東宮至是帝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見赦縉妻還官其子禎亮中書舍人

山澤禁誹謗刑一時俱罷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誹謗之刑始於洪武至永樂時陳瑛爲都御史踵行尤甚奸民欲枉害良善者即造誣罔一呈此條身家破滅至是帝諭三法司曰往者法司尚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國事輒論誹謗自今切勿治

潁川軍民缺食巡視兩淮御史虞謙請發廩賑貸帝曰軍民待哺嗸嗸卿尚從容啓請汲黯何如人也即發賑勿緩有至自南京者帝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草詔免之士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書詔遣行顧士奇曰汝今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給印勅賜圖書盡誠相與

帝出二敕二印賜蹇義楊士奇其賜義敕略曰朕監國時卿以舊臣日侍左右載歷艱虞及朕嗣統不懈益恭朕篤不忘茲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不易朕之子孫知卿弼予於難以保爾子孫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賜士奇楊貞一印敕意同而詞小異先是賜義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凡政事有闕失或言之而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毋憚再三言之庶朝無闕政民不失所

減賦棗罷給馬骨肉君臣

帝以楊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入奏事帝望見謂蹇義等曰新學士來奏事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斛以供香炭其數太多帝喜曰吾固知學士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牧馬頗蕃請於朝覲官每員領牧一匹孳生準民間例無者追賠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今役之養馬而課豈貴賢賤畜之意帝曰慶幾悞朕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奏帝曰偶忘之午刻帝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眞忘之朕聞慶等交口忿卿朕念卿孤立慮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疏言畜馬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命士奇據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陳建曰士奇諫給馬仁廟慮爲慶輩所傷直待陳智上疏而後批出君臣之間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未足以喻之也

李時勉撲金瓜雖爲徵玷

翰林侍讀李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帝怒

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錢氏曰時勉之獄出於非辜
白璧微瑕止有是耳　李時勉本名
懋以字行安福人謚忠文晚號古廉

匹成康多仁政星變涕零

陳建曰仁宗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求之
前代可以匹休成康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帝作
臺禁中時觀天文一日謂蹇夏三楊曰夜來星象變
曾見否對曰未見帝曰士奇當知之對曰臣愚昧亦
不知帝曰朕夜觀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長歎
而起明日朝罷與士奇等泫然流涕帝曰即吾去世
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在位僅一年崩
瑣按仁宗晏駕明紀俱無他議惟長洲祝允明野記
載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
進卮於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為疑乎遽取飲之妃
失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此豈
當時諱之而不傳耶抑野記有不足盡信者歟

宣宗立遭漢王平欺年少
倉卒聞聽楊夏幸決親征

仁宗崩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爲宣宗章皇帝初永樂十五年漢王高煦私造兵器招納亡命成祖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仁宗懇救乃免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至是仁宗崩高煦移檄遠近以輔臣蹇夏奸邪亂政爲辭密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事起倉卒中外洶懼帝名輔臣入議楊榮首勸親征夏原吉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進一鼓平之楊榮言是帝親征之意遂決帝於馬上問從臣曰高煦計安出或曰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穴或曰彼必引兵取南京帝曰濟南未易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誇詐而內怯懦今敢反欺朕年少新立聞朕行已膽落至即擒矣

不旬月俘庶人逍遥鎖縶

八月辛未帝發京師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園中人多欲執獻之高煦勢窘是夜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城南高煦從間道出官軍執以獻繫其父子以歸廢爲庶人鎖縶於大內逍遥城一日帝往觀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舁三百斛銅缸覆之庶人負缸起積炭缸上燃炭

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楊榮及蹇夏皆請從之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庶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楊溥意與士奇合帝遂不復言移兵至京召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對曰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惟一叔奈何不愛乃封各章奏遣駙馬都尉袁容齎示之容至趙王大喜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言者始息帝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却獻璽斥祝聖惟循祖訓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來云得玉璽欲獻敕諭之曰獻璽已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其勿獻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聖壽者帝斥之謂侍臣曰古之商中宗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此輩徒惑人心耳又謂侍臣曰太祖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成子孫但能謹守豈有過乎

賜圖書期輔相無斁同心

帝名輔臣蹇義五人諭之曰古者君臣同心一德兩無猜嫌爾等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夏原吉曰含弘貞靖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楊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改兌運減稅糧豁丁寬恤

宣德四年改江南民運為兌運諭楊士奇曰吾欲行寬恤之政然未能悉知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卿其具言之士奇以蘇州重糧宜速減除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在京工匠不許私役分豁戶丁一半回家帝即命草敕頒行數事詔下民大悅

圖豳風賦織婦耜耒躬親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示翰林諸臣曰豳詩周公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

篇又謁獻陵還道見耕者下馬詢稼穡事因取其耒
三推歎曰朕三舉耒已
不勝勞況常事此乎

設巡撫任于謙救時宰相

御史于謙遇事敢爲七歲時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時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帝親署謙名超授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專設巡撫始此　于謙字廷益諡肅愍後改諡忠肅錢塘人

命周忱理糧儲府庫充盈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不能完楊榮薦越府長史周忱往帝命忱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忱虛心訪問謀慮深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日見充溢歲輸之米甲於諸省
周忱吉水人字恂如諡文襄

多賢守況青天陳何徐莫

以況鍾爲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若木訥期月命宣敕擒殺竊賄府胥六人出屬官貪暴五人埽剔宿弊吏民震悚革心呼曰況青天同時吉安知府陳本深温州知府何文淵瓊州知府徐鑑常州知府莫愚皆有异績稱名臣焉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本深寧波人

盧受詩柴退蜜清慎傳名

盧秉安爲東莞令在任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柴車素以清慎得名爲江西叅議能理煩劇又知岳州三年郡大治名爲職方郎中嘗經事廣信廣信守有舊饋窖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若不知故人　竟不受帝超爲兵部侍郎　柴車錢塘人

陞顏佐戍劉觀貪廉黜陟

帝問楊榮士奇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今日貪者孰甚榮曰莫甚劉觀又問都御史誰當任者士奇曰顧佐廉公有威榮曰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帝陞佐右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

宥林碩復希正立磔臧清

中官裴可立誣奏浙江按察司林碩誹謗帝逮碩親問之碩言往年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自便耳帝令馳驛還任降敕切責可立碩初被逮衆皆危之一見遽釋中外頌聖德焉曹縣知縣范希正得民心有奸吏詐財燒公廨希正械送京吏反誣希正被逮縣民赴通政司上訴帝曰希正君子也治奸吏而復希正官有囚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帝曰此有重囚教之者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人當死代寫狀誣告立命磔清於市

拒指揮免軍役獨嘉曹鼐

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奏本衛指揮李景鎮守居庸調度有方今缺指揮使請任景帝曰唐河北將帥由軍士所立此輩欲效之耶不許衛籍李宗侃中鄉試衛猶追補軍役帝曰朕何急一卒之用命免其役代州學正曹鼐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師表願就別職帝曰此人志可嘉也改太和典史俾知民事後疏

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帝擢第一不數年入閣　曹鼐字德恒寧晉人

含譽明騶虞獻瑞產麒麟

宣德五年含譽星見十九斿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彗羣臣表賀四年南京守備李隆獻騶虞二素質黑文馴狎不驚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胡濙請表賀不許八年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楊士奇進頌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

張燈節事微行不無自滿

宣德八年上元節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帝侍太后往觀並敕羣臣及四譯朝貢使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帝頗好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士奇曰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不測當慮也後數日遣太監范弘問曰今天下太平微行何足慮士奇曰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不可不慮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約候車駕之玉泉寺伏道傍作亂帝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士奇白金衣綺捷錄曰張燈內苑有自

寵孫妃廢胡后假讓薄情

帝名蹇義等喻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貴妃生子母從子貴但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士奇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他日獨召士奇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曰惟導后以疾辭讓則進退以禮敎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固懷謙退就閑別宮貴妃孫氏實生皇子已立爲皇太子羣臣咸謂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冊妃孫氏爲皇后賜胡氏號靜慈仙師後帝悔爲幼年事居於清寧其進膳如常儀　胡后名善祥

怒直諫箠戴綸陳林長繫

帝爲太孫時文皇欲其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宮僚中允林長懋兵部侍郎戴綸不知本文皇意每諫不聽及即位出長懋鬱林知州遣綸鎮交趾未幾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帝親詰之綸抗辨激切帝怒箠之至死合族被逮籍沒長懋被禁十年至正統初赦歸御史陳祚疏勸帝經筵進講眞德秀大學衍義帝覽疏怒曰大學不知豈堪作天下主乎緹騎逮至京並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帝方以

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帝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　德秀字景元浦城人世稱西山先生

衛獨石自蹙國棄了開平

自常遇春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文皇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凡三百里

張輔召黃福還叛生黎利

英國公張輔三定交南留鎮十載諸蠻懷服黃福以工部尚書鎮交趾十八年仁宗召還交人泣送如失父母陳建曰交趾所恃者二人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交趾所恃以靖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趾所恃以安既不以輔久鎮又召福還交土自茲險危矣黎利初從陳季擴充金吾將軍後降以為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及輔還利僭稱平定王四出剽掠　張輔字文弼謚忠烈玉之子黃福字如錫謚忠宣昌邑人

馬中官激變起禍始監軍

先是文皇以豐城侯李彬代張輔鎮交阯中宮馬騏爲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騏貪墨殘忍重科貢物激變交人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交阯設郡縣置官屬已爲中國藩服乃以一中官敗之誠可惜也騏後以激變藩方論死

成山侯定遠侯兩番喪敗

帝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討黎利兵部尚書陳洽參贊軍務通進屯寧橋欲渡河而陳洽反覆言地險惡宜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伏驟起洽突陣死失亡二三萬人通懼陰許爲利請封又以定遠侯柳升爲征夷副將軍往升勇而寡謀師入交阯連破賊柵直抵鎮夷關遂有驕色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橋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起升中鏢死倉卒新喪元帥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七萬人皆沒通謀知升敗益大懼決意約和與利立壇爲盟退師

隳成功立陳後示弱無名

王通遣指揮闞忠同黎利人奉表稱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陳暠乞立爲陳氏後帝密示張輔輔曰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帝問蹇義夏原吉對曰舉以與之無名且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楊榮士奇曰太祖初心欲立陳後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交困不若因其請而與之養民息兵實盛德事遂遣侍郎李琦等冊封暠爲安南國王敕通班師文武官吏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人黎賊閉留者尚數萬人陳建曰二楊知敵欺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篡暠自立表言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置之不問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

十年內四巡邊效尤貽誤

宣德三年帝親歷邊關整飭武備至喜峰口閼兀良哈萬騎入塞帝捲甲疾馳親射其前鋒三人皆殪之敵望見黃龍旗悉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在位十年巡邊閱武者四陳建曰宣宗英武亞於成祖故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至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正統土木之失

論守成明第一好個皇孫

自帝以上英武莫若二祖仁慈莫若仁宗而勵精致治爲明守成第一令主則帝是矣初成祖議立太子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帝問解縉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個聖孫遂立仁宗爲皇太子永樂九年冊帝爲皇太孫

睿皇帝倚先生周公自負

宣宗崩太子祁鎮方九歳内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楊士奇等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歳浮議乃息帝即位改元正統是爲英宗睿皇帝太監王振初侍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正統六年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帝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帝慼然

酒一杯官三級閱武恣横

時輔臣方議開經筵王振乃導帝閱武帝命振偕文武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

之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振所親暱奏廣第一超
陞都督僉事後帝閱武將臺命騎射以三矢爲率受
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帝
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
陞三級今天子自來豈
但一杯酒耶竟無殊擢

賴太后任五人昇平數載

太皇太后張氏一日御便殿名張輔楊士奇楊榮楊
溥胡濙入朝顧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又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
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
刃振頸帝跪請諸大臣皆跪乃貸振命此後不可令
干國事帝初即位事白太后然後行太后委任三楊
政歸臺閣故正統初數
年天下休息太后力也

兩相爭私鄉故內閣權侵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謨又士奇
鄉里溥怨謨論死士奇欲擬謨因公爭議不決請裁
太后王振進言二楊皆挾[illegible][illegible]抵命太重因公太輕

內閣之柄移矣

后既崩振無忌三楊倦悴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太后凡事付閣下議決每數日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施行何事內閣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名振責之振尚不得逞太后既崩振無所忌憚矣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老無能效力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越日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何傷也士奇謚文貞為西楊榮謚文敏為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溥謚文定郡望每書南郡故號南楊東楊政事西楊文學南楊清雅皆人莫及故論賢相必曰三楊　苗衷字公彝定遠人謚文康高穀字世用興化人謚文毅楊溥字宏濟石首人

無鬚兒呼公父俯首王陳

郎中王佑以諂事王振超擢工部侍郎佑貌美無鬚振一日問王侍郎何無鬚佑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侍郎徐禧極意逢迎遂擢兵部尚書由是進見者競趨苞苴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以公父稱之都御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

宮門内盜禁碑肆行威福

洪武中太祖禁官官預政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内宣德時尚存振盜去之時楊榮先卒士奇堅卧不出溥老勢孤後進委靡大權歸振掌握肆弄威福予奪生殺惟其喜怒莫可誰何矣

憾南陳枷北李論死文清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敬宗至京振慕其名托其同年巡撫周忱往道欲見之意敬宗辭振遺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往謝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振憾之為祭酒十八年不

木私家用矯旨枷時勉於國子監門枷特重而竅隘
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帝始知振之所爲命立
釋之初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
瑄名爲大理寺少卿瑄不詣謝一日會議東閣公卿
見振皆拜瑄獨立振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
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妾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
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振怒以瑄故出人罪
繫獄論死將決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鄉人薛
少卿不免是以泣述其生平振意解大臣申救免死
放歸　敬宗字光世慈谿人謚文定薛瑄字德
温號敬軒謚文清河津人隆慶中從祀孔廟

獄駙馬械上卿張需箠楚

駙馬都尉石璟詈家閹呂寶振惡之下錦衣獄户部
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
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振命械於長安門十六
日有牧馬官擾民霸州知州張需置於法牧馬官譖
於振遂逮需箠
楚幾死謫戍邊

殺劉球攜小校斷頸遺裙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內有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二事振謂其詆已欲置之死逮下獄令其黨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攜小校前持球球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頭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支解之裹以蒲埋衛後地時編修董璘在獄從旁匿球血裙璘得釋歸諸球家子釪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後小校語人曰向爲順迫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順子尋亦死死時捽順髮數順罪曰老賊我劉球也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謚忠愍

更逞忿欲示威頻征思任

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司正統初思倫發次子思任發繼擁衆叛掠騰衝南甸略取孟養地仍自稱曰法法漢王號也中國訛爲思任發事聞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討之兵敗晟飲藥死時王振操柄欲逞其忿示威荒服乃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進討麓川貴等三路分進大破之思任發挈妻子渡江緬甸驥等班師進貴定西侯驥靖遠伯思任發知大軍還復出爲寇又命貴驥起兵如討貴

千戶王政奉敕幣諭緬甸宣慰索送思任發適[illegible]
二日術者言天兵至緬甸懼以思任付政政斬首函
獻京師思任發子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復命驥
率土漢軍十三萬討之思機發兵敗竟失所在部落
復擁思任子思祿復據孟養驥與立石金沙江爲界
而還

葉宗留鄧茂七閩浙連兵

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先盜掘各坑場銀冶無所得遂
率衆劫村落掠政和縣由蒲城劫建陽掠建寧分衆
截車盤嶺由浙犯閩官民皆逃匿建昌人鄧茂七亡
命入閩犯事殺弓兵數人懼討遂糾衆反游民皆舉
金鼓器械應之自稱閩王據杉關時福建參政宋彰
賄王振得爲左布政使扺任責償於民民苦誅求於
是尤溪蔣福成號集居民旬日有衆萬餘與茂七合
殲官軍據沙縣進攻延平朝廷以閩寇猖獗令都御
史張楷討茂七楷由浙入閩至廣信以宗留道梗不
敢進福建促楷師浙江請楷移兵擊宗留楷不知所
從朝廷恐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瑛及中官分守
要地又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等率京營

及江浙大軍討之宗留於黃柏鋪中流矢死衆復擁葉希八爲渠魁屯雲和麗水茂七復攻延平亦中流矢死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分據山砦徵兵轉餉蹂躪數省五年之間村落爲墟

攻犬豕釋豺狼門庭舍近

先是王振大發兵征麓川侍講劉球上言北敵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悔過乞降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麓川滅之不爲武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墪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庶爲有備無患振以爲憾

恃也先稽首夢挾主親征

瓦剌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正統十四年也先進馬振減去馬價使回報也先遂入寇邊城多陷沒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帝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隨行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遂至大同先是帝夢也先稽首請罪故親征之役實有所恃而行振窺知其素贊成之及陷敵一卒來犯立仆有噬人馬進帝坐如龍也先大驚叩首稱臣以至

昴象緯駐土木移營被擄

先熒惑入南斗至是振至大同欲北行益急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振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前軍西寧侯宋瑛等全軍覆没中官郭敬密言勢不可行振始班師副總兵郭登謂宜從紫荊關入振不聽振蔚州人欲邀駕幸其第還至狼山追騎已及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敵僞遣使通和名曹鼐草敕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行伍已亂未三四里敵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敵騎跳陣而入蹈藉死者塞川蔽野帝與親兵突圍不得出敵擁以去百官死者張輔鄺埜王佐曹鼐而下數百人騾馬二十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謚忠肅王佐海豐人謚惠簡

龍蛇繞彬銘護光武嚴陵

帝被圍乃下馬盤膝面南坐一卒報賽刋王賽刋王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明天子乎也先

名曾使中國人往視曰是也一人名乃公者曰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也先弟伯顏帖木兒怒曰安用此人開口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摧下之萬衆死亡中鏃矢不沾天意有在也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猶在安得害之若遣告中國迎返天子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者然辭也於是以帝送伯顏營令護之有校尉袁彬被掠得侍又先隨使臣被留之哈銘者亦隨侍焉調護左右二人之力居多每寒夜帝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一手壓我胷我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也先意欲害帝嘗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繞護帳外畏怖而去且每夜見帝所御帳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北人由是益加敬禮

樊忠棰爲天下誅賊突陣

師潰於土木時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棰棰死王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

鑾王山捽馬順金玉空迎

帝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哭聲徹中外廷臣請族誅振

陳鑑奉令旨籍振家臠振姪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衮龍緞疋等物駝以八馬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還有幸殄巨璫也先假手
再幾年逞兇毒明社先傾

谷應泰曰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殺振嚮令英宗不陷賊兇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竢今矣

孫太后詔郕王承兄正位

景帝諱祁鈺宣宗次子英宗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孫太后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年二歲命郕王爲輔攝國政太后尋傳旨太子幼沖郕王宜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百官勸進郕王遂即位遥尊英宗爲太上皇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精銳亡邊關潰孤注新君

于謙泣言邇者各營精銳盡亡器械十不存一谷氏曰英宗北狩戰士死亡略盡邊關望風奔潰圍城新主亦危

孤注

假送駕陷紫荊京城直犯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捲土重來破紫荊關長驅至京城北關外四散抄掠朝野洶洶人無固志

仗于謙鑒南渡積聚先焚

先是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也先入寇侍讀徐珵言驗之星象必須南遷謙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固守之議始決謙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束豆料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籍以持久坐困我非計也

寇將長驅深入宜豫爲計急召募官舍餘丁義勇
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俾隸神機營操練聽用令工部
併工成造攻戰器具徙郭外居民入城毋爲寇掠通
州壩上倉糧令在官者關支準爲月糧之數帝悉行
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敵長於野戰且堅壁勿
戰使之氣沮出奇破之一敵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
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分調邊兵入捍京師內外
夾攻一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鬭退有所歸詔趣行
其策及也先至京城命石亨軍城北謙督其軍孫鏜
軍城西侍郎江淵叅其軍皆背城而陣謙設伏空屋
誘敵敗之石亨與其從子彪突入中堅所向披靡神
機營都督范廣又以飛鎗火箭殺傷
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

守大同保宣府始固邊城

是時邊陲無完地惟都督郭登死守大同孤城得全
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登閉門不納再至登曰賴天地
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或謂事已至此奈何登曰若敵
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曾以八百餘騎破敵數
千在大同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名宣府
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欲遂去宣府紛然就道都

御史羅亨信仗劍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不敢攻朝廷乃以都督朱謙鎮宣府修城堡簡精銳邊關有備國勢遂振

操團營排和議一心戰守

于謙奏立京團營操法揀選馬步官軍十五萬分爲十營各營以都督一員總領每五千人以都指揮一員領之指揮把總分管有差嘗令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自後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大同參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遣都指揮季鐸等往財賂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關口繼遣通政王復等不得定約而還況也先不共戴天仇也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理固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成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若大修武備相機戰守則彼欲不得逞上皇必還矣移文詰責貴

固若心能委任全賴安瑛

初京師戒嚴太監興安金英召廷臣問計成山侯王

遜史曰北兵震撼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而內臣
如瑛如安乃不為浮議所搖惟輔翼君委任于謙石
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危而復安使非二人堅定以
固帝心於內雖外有于
謙數百輩亦無如何矣

寧受縛敵罷兵重安社稷

土木之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數教也先擾邊毋送
上皇還京上皇與袁彬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
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
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縛
寧至京誅之自寧既誅敵失鄉導乃亦厭兵撤回擾
邊兵馬罷戰請和帝外倚于謙內信興安狡寇危城
不動聲色卒令社稷危
而復安天下亂而復治

亟賑飢輟尚膳恩待臣民

徐淮飢帝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適山東河南
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官儲賑之全活數百萬
人帝先閱淮上飢民疏驚曰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竑
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于謙以病任

告遣興安視之見謙自奉簡朴歎息以聞帝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給至輟尚膳醢醬蔬菜爲賜

大不是據兄位不思迎復

時也先令知院阿剌爲書請和許迎上皇禮部會奏遣使迎復帝御文華殿諭羣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曰上皇蒙塵禮宜迎復必乞遣使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遣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陳建曰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俾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惟不欲奉迎英宗只此一事大不是

遣李羅通書幣止講彊兵

時羣臣出文華門興安復傳旨云爾等固欲答使孰爲文天祥富弼乎王直厲聲曰朝廷人爲朝廷使孰敢不行既而以禮科給事李實爲禮部侍郎充正使羅綺爲大理少卿充副使遣書脫脫不花可汗降璽書諭也先阿剌各遣白金文綺書曰往年奸臣減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出師念民皆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

體朕意副天心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驚白内閣遇興安曰汝奉黄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北使行

幸也先圖好名樹恩空質

李實等至也先營言來迎之意也先曰皇帝敕書内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皇帝留在這裏是個閒人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差大臣來迎如今送去輕易了遣右丞把禿同實赴京實奏討使臣奉迎文武大臣懇請遣使俱不許陳建曰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彼必挾留爲質如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也

楊善來皇帝去箋驗全寅

李實未返北主脫脫不花亦遣使議和都御史楊善請行報命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也先見善至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喜許送上皇還平章昂克問何禮物來迎善曰

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貪賄歸上
皇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
垂名後世耳引善見上皇即設宴請上皇至營餞行
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侍也先令坐上皇曰
太師著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
羡曰中國好禮數伯顏亦設宴餞行又與使臣餞行
及駕起也先率衆頭目送可半日許羅拜而別伯顏
護送至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
久始別去仍令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山西安邑人
仝寅少瞽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在北陰遣人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潛龍躍
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
應焉或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午火德之正也丁
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
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故曰大
吉自迎復及後復辟其言皆驗上皇復位授寅錦衣
衞百户　楊善字思
敬太興人謚忠敏

不郊迎上朝賀南宮讃圖

[illegible]
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顏[illegible]上皇
降樓撫肅宗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乃受今
備法駕安定門外太簡帝曰慮墮狡寇計故簡其禮
上皇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百官迎於安定門上
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
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羣臣隨至南城請朝見不允
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旋值上皇萬壽節羣臣請
朝賀不許明年正旦百官請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
許後給事徐正請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
門鎖宜灌鐵以備非常帝怒謫戍
然城南鎖錮實已伐樹增城矣

究遺刀伐高樹更易儲君

太監阮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往監盧溝
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飲錦
衣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繡袋非常製醉以
酒解袋刀以告變謂南宮遺刀求外應帝怒殺浪堯
窮治不已忠求筮於全寅寅曰是大凶兆忠乃佯狂
學士商輅以忠狂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事得緩御
史高平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
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上皇長子見深已

立爲太子至是廢見深爲沂王
出就沂邸立子見濟爲皇太子

濫陞賞賜金銀玹疏先發

帝欲易儲恐羣臣不從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自公孤而下爲太保者十人附會者即得美官陞賞太濫時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啖內閣諸學士各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黄玹思明土知府璵庶兄也璵老子鈞襲玹謀奪之夜馳入璵家支解璵父子巡撫李棠疏聞於朝置獄當死玹知帝欲易儲無人先發遣千户袁洪赴京上疏請易太子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令釋玹罪予官都督

齊署名徒頓足半跪陳循

時廷臣集議太監興安厲聲曰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於是禮部胡濙等上言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黄玹奏是陳循草詔已與衆將覆奏署名吏部尚書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奏上見深廢而見濟立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

直字行儉皆泰和人

愧金英陽不知東宮生日

初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可以愧死矣

于少保膺委任何獨緘脣

兵部尚書于謙以固安之捷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薛應旂曰易儲之舉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高岱曰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

廖莊奏同綸疏同時杖獄

時所立皇太子見濟卒大理少卿廖莊上言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不報後莊至京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

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御史鍾同嘗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同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綸上修德彌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復汪后於中宮以正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大本疏入帝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逮拷訊並鍾同逮治逼令誣引大臣並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會黃沙四塞緩其獄復拿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錮於獄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謚恭敏章綸字大綸樂清人謚恭毅鍾同字世亨永豐人

請立儲各異議建擇紛更

帝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都御史蕭維禎集御史會稾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奏上不允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意矣

景不起者立儲自當復辛

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君者哉

閹弁輩圖富貴迎駕奪門

時百官議侯十七日視朝懇請復舊太子而武清侯石亨知帝病必不起念請立東宮不如請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張輗左都楊善副都徐有貞以南城復辟謀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宮許焉會邊吏報警有貞曰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計定至十六日既暮會於有貞宅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與亨軏往會吉祥及善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兵既入仍鎖門時天色晦暝亨惶惑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奪門迎上皇復位後天順中帝與大學士李賢言迎駕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陛下復位羣臣誰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事泄此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帝曰然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谷應泰曰暮夜愴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閹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　石亨渭南人

有貞初名埕字元玉
吳縣人封武功伯

使睿皇十六夜南城無報

俟賓天請復位順應天人

先是石亨張軏十四日夜會有貞宅謀復辟事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軏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至十六日既暮亨等復會有貞曰得報矣是夜即納兵薄南宮後李賢對曰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帝驚問故賢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安用如此勞擾

不記得伯顏營思歸守墓

初李實通書幣於也先賚璽書畢則見上皇於伯顏帖木兒營實見上皇泣上皇亦泣[illegible]將有衣服來否實曰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illegible]此亦細故但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備得[illegible]焉然首守祖宗陵墓足矣

更忘了玷宗廟羞見群臣

上皇初迎復至京送居南宮羣臣隨至宮請朝赦諭曰朕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羣臣所請不允

撞門入燭下出倉皇登鑾

亨軏有貞等薄南宮鐵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毀垣門啓亨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鑾至掖上皇登鑾以行

諭門者叱武士鐘鼓齊鳴

上皇登鑾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掖升奉天殿鑾前行者武士以爪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即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

曰于謙耶既知爲上

皇連聲曰哥哥做好

改天順革帝號稱郕諡戾

景帝八年正月十七日上皇復位詔改八年爲天順元年廢景泰帝仍爲郕王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郕

王薨諡

曰戾

歸西宮升遐日史少明文

時令郕王仍歸西宮谷應泰曰英宗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況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

群報怨誣迎立勘無顯跡

承風旨二字獄事恐無名

初儲位未定中外藉藉謂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符救取襄王世子去矣至是帝復辟即下文謙等於獄以其迎立外藩也所司勘之無驗于肅愍行實曰英宗光復寶位天與人歸石亨輩假奪門復辟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所司勘得金牌

謙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蕭維禎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獄具帝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乃斬謙與文於東市籍没其家妻子戍邊

國再造主生還功忘瓦注

黃瑜曰于謙之意謂必圖迎復則敵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饜足故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而上皇之歸實權輿於此明紀稱于謙有再造功谷氏曰英皇生入玉門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謙死東曹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萌禍機因一語國重君輕

明紀曰上北狩廷臣聞主和于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谷應泰曰南還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

曾自悔不燭姦陷由王振

初李實見上皇於伯顔營上皇曰朕非爲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實問何以寵王振以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

障私情旌忠祠塑像招魂

土木報至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謂今陷敵中反爲敵用者振族黨坐誅第宅没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帝大怒諱言奬忠殺振曰振爲敵殺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額曰旌忠祠鄭以偉曰自北狩迄南宮皆振誤之也反責言者過實復官塑像胡爲私情所障若此也

任恣横官腹心好人貶戍

時石亨張軏等恃功恣横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户盧旺彦敬入侍文華殿帝問誰亨曰臣之心腹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贊善岳正帝以王翔薦名見特用之諭正曰今用汝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正

正亨等陽賀帝曰但小官耳亨曰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帝默然正亦數言內臣武臣權過重帝頷之會承天門災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指爲謗訕營內批貶欽州同知兵部陳汝言復中以私事逮下獄謫戍肅州　岳正漷縣人謚文肅字秀方　王翔鹽山人

誣排陷獄御史羅織朝臣

御史楊瑄劾石亨曹吉祥家人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帝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盛怒欲罪之帝不許亨出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謂有貞賢主使排陷御史張鵬周斌又交章劾亨不法亨訴帝謂鵬乃已僇兌暨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爲永報仇帝悉收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錦衣指揮門達疏言都御史耿九疇阿附有貞賢嗾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帝命逮有貞賢九疇等於理會是日大風雹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京師震恐乃降有貞等參政鵬瑄從末減戍邊衛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

王府第鎖定侯福因滿敗

先是帝使工部爲亨營第至三百餘間帝登翔鳳樓恭順侯吳瑾侍帝指宅顧問瑾曰必王府耳帝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孰敢帝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帝名見摩其項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也谷應泰曰曹石邀天之幸私爲已功吉祥蒙狐趙之勛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

封侯伯屢名還逆以疑生

以石彪爲大同總兵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以功封定遠伯名還明年又使彪往敗敵於埜馬澗半坡墪斬鬼力赤平章又名還進封侯北使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彪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遂爲流言稱彪有異志帝固疑彪屢有功屢名還彪陰使人詣闕乞留爲鎮守帝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帝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亨懷怨望遂有逆謀

瞽目煽妖書石人不動

石亨稍見疎斥私語盧旺彥敬欲爲逆謀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今石彪在彼具日以彪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遂請以盧旺守裏河

結都司周除代事幸無成

亨來寇延緩帝命石亨往禦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帝罷亨兵權亨謀益急事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先等俱坐死

接連著曹從子興心魏武

方石亨之敗也帝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曹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意不自安客有馮益者吉祥從子昭武伯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吉祥與欽陰蓄異志

因戒諭約昧爽犯闕稱兵

錦衣百户曹福來曾役曹欽家欽慮其洩箠楚瀕死御史疏劾欽帝戒欽曰速改過不悛無赦又下諭廷臣無有專縱似欽者欽以石彪得罪亦先詒戒諭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爲石彪續矣會遣懷遠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統軍西征擇是日昧爽出師欽約兄都督鐸鏞弟鉉分勒降丁死士期昧爽朝門開擁殺鏜昂奪門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内應

瑾發奸孫討亂趙榮躍馬

曹欽謀定以其夕飲降丁酒酒半夜二鼓孫鏜與恭順侯吳瑾待漏朝房指揮完者秃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告變瑾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罅閒上宮中聞變執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四鼓欽合番漢五百騎至東長安門時禁門不開欽往來嘯呼昧爽鏜令其子輒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厚賞兵稍集鏜曰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鏜督諸軍先登工部尚書趙榮披甲躍馬奮呼於市曰好漢皆從我來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從者數百人瑾分道

入朝房更縱火鏖戰朝門、

欽見門閉知事泄即馳斬指揮逯杲碎其屍又以都御史寇深曽疏劾欽馳入西朝房斫深身爲兩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聞户外洶洶驚出一人斫賢肩傷耳頃欽持逯杲頭來執賢手曰今日直爲此激變可爲我草疏進上賢索紙爲草疏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啟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岸磚以壘門昧爽孫鏜之東安門欽退屯東華門鏞接戰自辰至午擊斬鏞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馳突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欽還攻勒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門門盡閉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又集鏖戰欽投井死屠其家親黨同謀盡死明日磔吉祥於市

曹賊誅詔天下方纔悔恨

李賢奏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又言治朝必開言路惟姦邪之臣必欲塞之以肆其非帝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谷氏曰英宗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爲不勝其悔也

寵門達幸楊暄得救賢彬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鎭撫問刑權傾中外恣横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謀排去之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帝不以彬沮法諭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旣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有采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恨並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帝令達逮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請著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暄太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前五載權下移猶然正統

帝復辟在位又八年前天順五年制於曹石有同王振嘗於便殿屛人語李賢曰爲之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帝曰非不自斷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

自消

後三年任文達行事攸分

天順元年帝即倚任李賢入閣辦事然帝猶爲曹石所制賢不得行其志自曹石既誅帝躬親政務凡章奏疑難人才黜陟悉以咨之賢亦竭誠奉公知無不言雖數罹讒口帝獨不疑故天順末年號稱治平陳建曰英宗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相徑庭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謚文達

純皇帝成化初頗多善政

英宗崩太子見深即位改元成化是爲憲宗純皇帝帝位青宮少經廢立天資仁恕練達情理故成化初年善政多端

事兩宮議合祔母后回心

帝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生母周娘娘爲太后大學士李賢曰宜遵遺詔彭時曰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入請命出傳周貴妃旨云無子不得稱太后宣德自有例彭

時曰宣德間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不加尊號今曰名分固在宜兩宮同尊時再請命出曰上位再三勸諭已俞允矣李彭草詔於錢太后加慈懿稱而周貴妃止稱皇太后後錢太后崩命議葬所大學士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夏時曰慈懿無子有疾宜別葬時執不可帝名內閣面議時曰合依正禮帝曰但與周太后有礙商輅曰不合葬則人心不服帝曰合葬固是孝恐因此失聖母心時曰今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帝猶不允時曰臣等具本言之乞皇上申勸聖母疏入內批仍欲別擇地於是時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帝感動母后亦悟傳旨如前議行百官歡呼動地。

復帝號憐謙忠直爲盛德

帝欲復景泰位號命內閣議商輅舉手加額曰此堯舜之盛德也明日敕諭羣臣曰朕叔郕王勘難保邦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朕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少保于謙子冕上疏訟父冤帝

輅淳安人字弘載號素菴諡文毅明三元惟輅

旌秦紘竄門達頗覺英明

時秦府旗校橫肆巡撫秦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帝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二疋敝衣數事帝親閱嘉歎詔釋紘繫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英宗時指揮門達恃寵大興羅織官校緝事所至狼籍至是言官劾之謫戍煙瘴死

恰十年彭商去萬劉秉政

成化初彭時商輅秉鈞內閣賢士滿朝天下傳爲美政至十一年時卒輅致仕以萬安入閣預機務又以劉吉爲大學士二人惟以竊託貪賄爲事安認帝所寵萬貴妃爲同宗多結輿炎爲援吉與外戚萬善相結附上罔下朝事不可問矣彭時字純道號可齋諡文憲安福人

劉千斤李鬍子蹂躪襄鄖

荊襄上游爲鄖陽鄖地多山元末流賊聚入爲亂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有劉通者膂力過人縣治

門有石獅子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潛住襄陽房縣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千斤糾合舉事據海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為羽翼衆數萬刦襄鄧境命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討之都御史王恕會師並進生擒千斤磔於市後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有千斤餘黨李鬍子復倡流民為亂僞稱太平王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命都御史項忠討之擒李鬍子於竹山縣俘斬無筭遣還鄉者四十萬人　項忠字藎臣嘉善人謚襄毅

兩廣亂固原反盜賊蠭起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夾江皆峻山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諸蠻以此為奥區景泰中猺渠侯大狗倡亂修仁荔浦平樂皆應之攻陷郡縣守吏不能制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金賜爵竟不可得至是蔓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乃以都督趙輔參政韓雍率兵討之初太祖平陝西元部落把丹歸附授平涼衛千戶號土達成化初把丹孫滿四招納亡命巡撫陳介檄平涼指揮滿璹捕四四遂刧璹集諸土達叛入石城

近震驚勅偕同寧遠伯任壽延綏巡撫王銳各率所部兵討之釁起註下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斥二王出四諫外庭無人

給事王徽王淵以太監牛玉朦朧奏請立后乞寘諸法因斥內閣李賢阿附權豎中藏奸詐奏入逮下獄俱謫遠州判官修撰羅倫劾李賢奪情起復降副提舉編修章懋黃仲昭莊昶因諫張燈賦詩俱外補州縣時稱翰林四諫太監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帝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庭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訊曰弟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也捷錄曰憲宗自即位以來災異迭見盜賊釁起此正早夜惕勵皇皇求言時也顧二王遠斥四諫外補自是天下皆以言爲諱矣

進淫巧信梁芳官多傳奉

太監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具書爲名夤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致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

用
事

售祕術寵繼曉欺誑貪淫

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賁緣梁芳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復言於帝發内庫銀數十萬兩於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大刱佛寺

書小帖賜圖書靈由符水

有李孜省者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賁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不宜典郊廟祀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庇憸壬怒言者多姓書屏

主事周軫以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等八事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僧蠱惑燮庇憸壬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須殺必密帝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

罪彭韶獄林俊並連張黻

外戚周彧與民爭田詔刑部郎中彭韶往勘韶歸奏曰田本民有安可別給且民者國之本以民田給貴戚不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獄直聲震一時員外林俊疏言妖僧繼曉欺罔聖聽蓋大鎮國永昌寺工役不息人怨日興不斬繼曉禍不可言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天下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臣何忍畏死不言疏入下俊獄後軍都督經歷張黻疏救並逮赴獄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俊黻直聲由是震天下

幸懷恩免冠哭救了殘生

林俊下獄事且不測太監懷恩諍曰自古未有殺諫臣者帝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俊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曰不能復事陛下帝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疾不起帝遣醫調治俊與黻乃得杖謫遠州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謚貞肅

三閣老六尚書紙糊泥塑

時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者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諸人不出一語諫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

王三原獨切直忠義斯人

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太監懷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王恕謚端毅字忠貫三原人

李子龍憩御牀造袍舉事

山西僧侯得權俊秀類小官監狎遇道士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李子龍所至誑惑入京住內侍韋舍宅舍妻以義女時雜宦侍入內殿憩息御牀上諸內侍皆禮為佛刺事官校窺入投禮得閒約束以八月舉事搜捕獲所造黃袍冠笏乃伏誅

黑眚見西廠設猺獞恣橫

汪直者大藤峽猺獞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

龍誅後帝銳意欲知外事選錦衣官校緝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於東廠令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外事方言巷語悉采以聞直由是羅織肆虐恣橫無忌先是黑眚見有物如犬狸其形如風密室亦到至則人皆昏迷輒能傷人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以自防未幾西廠立汪直偵使或南或北倏忽不測大臣多被僇人以爲黑眚之應也

寄耳目於群小韋瑛吳綬

錦衣衛百户韋瑛故無賴汪直任用刺事縱肆貪暴如通政方賢瑛執下獄郎中樂章使安南還武清廣西勘事還布政劉福起復至京瑛皆執繫之無端羅織數起大獄有千户吳綬頗工文詞從直營求書記直因以綬能文事進於帝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綬承直意指多所誣陷備極拷掠臣民悚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刑網太密人情洶洶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保無意外疏入帝怒曰一内豎輒危天下也輅曰直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守備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留守大臣直輒收捕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帝命去西廠

頌汪閹唾縉億萬世堪行

御史戴縉言大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厰伏望推誠任人帝悅縉九年不遷以覬進故頌直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不獨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帝以縉億言復西厰

命直仍刺事

代報怨二十杖拖連科道

遼東巡撫陳鉞先爲山東布政與巡撫牟俸有隙汪直奉使至遼鉞雜僕從中朝夕趨侍直喜乃爲鉞報怨會俸至京直遽逮下獄吳綬拷掠誣受財枉法謫戍於是宣上諭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綏無術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廷杖二

十

馬端肅項忠毅謫戍除名

時遼左諸衛藉海西之勢合兵入邊朝廷以兵部侍

節制之鉞諂於直會給事張良…鉞…
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
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下獄謫戍重慶…
書項忠素不禮於直直銜之忠具疏倡九卿…
吏部尚書尹旻報之韋瑛與吳綬嗾東廠官校發江
西指揮劉江黃賓事誣搆忠直又使給事郭鏜等論
忠違法忠廷辨慷慨不少屈竟坐除名文升字
負圖鈞州人謚端肅項忠字藎臣嘉善人謚忠毅

愧旻越競趨承六卿屈膝

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欲詣直遇左都王越私問越
跪否越曰寧有六卿跪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
叩頭出及旻入相率諸卿貳亦叩頭出直
大悅既出越見旻問之旻曰吾效人耳

命監督仗兩鉞挑釁邊塵

遼東巡撫陳鉞說汪直立功垂久於是虛張邊警言
女直欲糾三衛入寇帝命越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
宜生殺陞賞時女直來貢誣以窺伺掩殺之遂進兵
掩其不備焚其廬帳而還遼東倉庫存積錢糧耗費
一空女直於是復仇進邊所至殺掠洩忿鉞恐阻前
賞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帝皆不聞乃論功擢鉞右都

尋任兵部尚書命直監督十二團營加祿米三千石直又同尚書王越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暸敵營所在襲擄男婦百七十以大捷聞論功加越威寧伯北兵因威寧海子之怨連歲深入邊城橫遭荼戮皆汪王邀功啓釁所致也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於帝前作院本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帝微哂而已　王越字世昌謚襄敏滑縣人

討安南幸本兵調軍匿籍

安南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議討之汪直獻取安南策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乃寢程篁墩曰汪直東搆怨於女直北挑釁於威寧使復逞志安南安危未可知本兵協力沮止社稷福也　子俊字士英

使西洋幸大夏檢案停行

時朝廷好寶玩有言宣德間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郎中劉大夏先入檢得匿之都吏檢三日不得大夏終秘不言會科

夬大夏笑曰三寶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
萬計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哉忠聳然
降位揖大夏曰公陰德
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幸阿丑扮醉人寵衰譎諫

中官阿丑有東方朔譎諫之風嘗作劇扮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

巧寓諷悟而直

寵自是漸衰

調南京因陵軋困頓孤燈

時汪直監督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鏜奏直與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帝遂調直南京御馬監方直貴盛時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匿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向供具甚肅適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且日發得馬夫足矣

廢吳后寵萬妃戎裝男飾

萬貴妃警敏善迎合帝意先侍帝於青宮即位遂專寵帝廢皇后吳氏六宮希得進御妃生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是不娠而帝之愛不弛每侍宸遊妃戎服男飾以從帝益愛之凡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搆禍

皆妃主之也

昭德宮召皇子紀后冤魂

帝妃紀氏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帝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瘡報遂生子即孝宗也貴妃予卒內官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貴妃云何獨不令我知具服進賀擇日召子入昭德宮從紀於永壽宮紀妃有疾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遂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病卒之狀

蓋不能無疑云

廿三載行的事三椿弊政

帝在位二十三年捷錄曰憲宗弊政有三一杜塞言路二委任宦官三崇信[illegible]

皆由此也

好相臣進房術小箧疏盈

内閣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其寵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與安爲腹心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後帝崩内竪於宮中得疏一小箧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孝宗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語遂被黜

敬皇帝震泰山得安儲位

憲宗崩太子佑樘即位改元弘治是爲孝宗敬皇帝初憲宗有易儲意未露會泰山震欽天監言應在東宮憲宗意遂已

納直言賴老伴紹祖登宸

帝爲太子内官覃吉知大體通書史輔東宮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政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呼爲老伴嘗念高王經

吉至駭曰老伴來矣以孝經自攜見畏如此大學士邱濬言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天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

阿附黨妖佞臣同時放斥

帝在東宮知少師萬安少保尹直之奸故即位後即屏阿附之黨安直相繼罷黜妖人李孜省妖僧繼曉原籍為民尋伏誅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戍邊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革職追奪斥佞豎梁芳往孝
陵司香妖佞之
臣放斥殆盡

名懷恩起王恕謀議咸聽

憲宗時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帝即位後名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於帝請去安而用恕遂名恕為吏部尚書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
不聽

任內閣邱文莊徐劉李謝

禮部侍郎邱濬自帝登極進大學衍[illegible]
有裨政治賜金幣遂進尚書尋兼文淵閣大[illegible]
加奇任有言必聽必行濬明體達用裒然爲一代文
宗卒諡文莊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內閣[illegible]被
眷注溥安靜誠信時稱有休休之度健敢於任事正
直不私東陽工於文章疏草多出其筆遷直亮明斷
不阿不激所以成弘治十數年之治也　邱濬字仲
深瓊山人劉健字希賢洛陽人諡文靖徐溥字時用
華亭人諡文貞謝遷字于
喬號沐齋諡文正餘姚人

進群賢爲卿貳何馬楊彭

以何喬新爲刑部尚書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楊繼宗
爲左僉都御史彭韶爲刑部尚書錢確菴曰孝宗政
本之地一清而羣賢並進王恕位冢宰而何馬楊彭
俱爲卿貳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諡文肅彭韶字鳳
儀諡惠安
莆田人

聽儲巏舉遺才五人起用

主事儲巏上疏薦舉遺才先是中書丁璣主事張吉
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巏上

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南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付吏部皆起用之　儲巏字靜夫號柴墟謚文懿泰州人

晚年來倚大夏第一名臣

兵部尚書劉大夏帝晚年特加倚任時名議政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每入奏事帝轉首左右顧侍臣即退避奏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欲起不能帝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某於政事外未敢輕易毀譽他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耶　大夏字時雍號東山謚忠宣華容人

經筵上納箴規不拘顧忌

帝御經筵對講講官皆呼先生而不名帝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帝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一日輔臣入視講報曰講劉健曰昨李榮說以

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帝微笑曰他字也不妨
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
忌昨所講尚有顧忌耳　王鏊
字濟之號守溪吳縣人謚文恪

煖閣巾袖疏奏計較先生

帝每經筵罷即召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議定以次陳奏帝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有事關重大者屢御煖閣袖出其疏以示溥等反覆商閱

賚寶鈔賜白金命無朝謝

時經筵初開講官程敏政等侍講畢賜宴及寶鈔有差湛恩稠疊敏政詩以紀之帝名劉大夏及都御史戴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敢以賄賂通乎各賜白金一錠曰小佐爾廉命
不必朝謝
恐愧公卿

辭揭帖設團操誣鑒宮門

帝命劉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可寫揭帖進來大夏曰不敢臣以揭帖進上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

敕事之可否陛下外付府部内咨閣臣可也帝稱善帝欲於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爲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衞團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帝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軍爲此耳

理邊儲聽告報充盈倉貯

時北邊倉場告乏命劉大夏整理糧草大夏知北邊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旣至名邊上父老日夕講究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若干每石給官價若干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準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貯充盈蓋往時有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準告報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其利踰倍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得自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得買數十年來無此良法

減軍夫裁供奉利溥仁人

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大夏請減去十分之五帝命内閣傳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同

馬職也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罪[illegible]其言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帝語大夏曰[illegible]馬監光祿寺弊莫甚於二曹大夏曰光祿日辦煩費[illegible]牲數自既損民財又虧愛物之仁上爲惻然即敕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歎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百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釋夢陽罪壽寧懼忻中外

户部主事李夢陽疏言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其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后弟壽寧侯張鶴齡也疏上后母金夫人與鶴齡泣訴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金夫人求加重刑帝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請帝徑批復職他日遊南宮二張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帝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弟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後劉大夏奏事畢帝曰近來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帝曰夢陽疏内張氏二字語涉皇后不得已下之獄鎮撫司本上左右請杖釋之朕揣此輩欲得重罪致死以快宮中之怒朕故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此陛下堯舜之仁也　夢陽字獻吉别號崆峒慶

陽人

却承華許茂烈疏類陳情

承華太子宮名少保尹直以佞見斥致仕後復上太子承華箴以求見用帝却之御史陳茂烈乞終養疏曰臣父善祥早喪母張氏疾病連綿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酧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母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君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慮也帝憫其情特許終養從信錄云此疏一字一點血可與陳情表並傳　茂烈字時周莆田人

用一哲雪民冤霜飛六月

命王哲巡按江西時天旱哲錄繫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民有女奴逃其仇指為故殺哲密訪女奴得之民得不坐有大家被盜誣所怨者賂鎮守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民為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服峒獠新太守孔聖兒孫

以孔鏞為田州知府蒞任三日峒獠倉卒犯城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祗應諭以朝廷恩威耳衆難之曰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行獨乘一馬往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至峒寨有所言當導我賊導以行既至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衆等來叅見衆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孔聖人兒孫耶曰然賊羅拜鏞曰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徒救死耳前官動欲剿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若能從我當宥汝罪若不從可殺我衆錯愕伏地曰公誠相恤不復擾犯迄鏞終任不復出

書手勅用武臣親為黜陟

名劉健等至平臺出諸營提督官本各擬去留帝出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本令擬旨留之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準辭退健等曰聖諭極當帝又曰新寧伯譚祐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即令撰手勅帝書之健等曰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

等不勝瞻仰

推赤心待臣下父子家人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得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公同年好友獨不爲我一言乎會帝召大夏議事畢因言珊有病乞休出於實情望皇上憐而允之帝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忍捨朕歸乎大夏語珊珊泣曰吾不得還矣陳建曰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家人父子之情藹然言表宜諸臣之感泣也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謚恭肅

却貢獻鮮嬪妃善承先志

西域貢白獅保定獻白鴉各命却之帝與張皇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尊母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鄭曉曰悼念孝穆而別祀奉慈保護故妃昭德宮萬氏而不念舊惡善體先志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議祔廟遵禮制尤愜人心

初成化錢太后崩彭時等已有周太后祔葬祔廟之
說至是周太后崩上尊謚爲孝肅睿皇后帝召輔臣
議祔葬禮劉健等言先年奏議已定合祔裕陵配享
英廟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三后
並祔者帝曰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何敢忘但一人
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宮我朝祖宗惟一帝
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耶卿等其詳議之吳寬
議曰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
實爲非禮不足爲法衆從其議疏入帝曰孝穆紀皇
后朕生身母別祀於奉慈殿今祀孝肅周太后於奉
慈殿中室奉孝肅紀太后於左中外翕然稱得
禮焉　吳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謚文定

惟只有劉棉花牢籠言路

先是內閣萬安尹直罷去大學士劉吉慮科道彈劾
傾身阿結昏夜款門建言超遷科道擢以不次自是
莫有言者侍讀張昇疏吉十罪謂吉深結科道柔佞
取悅李林甫之蜜口劒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
爲一宜亟譴斥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
左遷昇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爲劉棉花以其愈彈愈
起也

苦書生披肝膽冤謫石城

四川鄧智初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爲庶吉士即疏言萬安恃權怙寵劉吉附上罔下尹直挾詐懷姦至無廉恥皆小人也致仕尚書王恕素志忠貞王竑秉節剛勁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皆君子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疏上不報嗣安等罷而吉當國使魏璋劾湯鼐入智名下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無所曲撓謫廣東石城吏目其辭朝有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之句

坐妖言害湯劉茂仁並獄

先是萬安等在政府嘗語御史湯鼐朝廷不欲開言路鼐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置免官劉吉獨留吉使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遺書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鼐左手抱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騎牛象國姓五色石不可曉或公疏論時政爲彈之義耶鼐以書示客璋劾鼐與槩妄言朝政竟坐妖言誹謗論死王恕疏救遣戍河西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劉大夏經

洽張湫決河副使楊茂仁疏曰官多則民擾事[illegible]
而財力匱乞將與鏌取回專委大夏與等切齒誣奏
茂仁妖言逮繫獄科道交
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

李文祥年三十擯斥終身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屬題壹墻文祥
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會
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安
票旨除文祥縣丞著歷練後以儲嗣薦起用為主事
復以言事切直又謫興隆衛經歷湯斌曰漢史傳賈
誼年三十二蓋惜之也今觀鄒智年二十六文祥年
三十殆不及矣讀其二疏何異痛哭流涕長太息哉
然賈生遇文帝猶得為長沙王傅二子遇孝宗顧擯
斥窮荒不得其死然則賈生者未
可謂之不幸也　文祥麻城人

左文泰齮王公沽名賣直

大學士邱濬與王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
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部下頗有言會
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
許奏恕變亂選法里居日令人作傳鏤行曰大司馬

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有旨令恕回奏恕疏辨乞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遂下文泰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文泰心動欲論恕御史吳楨潤色文泰草而授之請俱逮面質帝爲左文泰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濬懼免究恕不平累疏求去帝許乘傳歸於是言官劾濬娼嫉妨賢不聽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

信番僧惑左道米盡黃金

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每令入宮慶讚寵中官李廣引用劉良輔等以左道惑亂上心燒煉齋醮藉以招權納賄時廣造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而公主殤清寧宮災宮中言亭犯太歲太皇太后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帝命搜廣家得納賄簿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食如許米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帝怒籍沒之賄簿諸人赴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三人事解廷謝惟馬文升王繼無怍色

留傳奉廣奏討俱滋遺議

時傳奉官有八百餘員外戚奏討無厭馬文升疏曰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

諫則行過則改無愧賢君

陳建曰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昭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孝皇何多讓焉

毅皇帝好逸樂狎昵八黨

孝宗不豫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執健等手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輔他做箇好人遂崩太子厚㷖即位改元正德是爲武宗毅皇帝初帝在東宮劉瑾以俳弄爲太子所悅瑾故姓談自宮投劉太監名下因其姓領敎坊見幸帝即位瑾猶掌鐘鼓司與其黨八人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邱聚張興與其一瑾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與同卧起主謀議號爲八黨瑾尤獪給通文墨常慕王振之爲人帝委以機務章奏不復親決

盈庭疏環跪哭反縱恣横

司禮監内外廠立居要地

大學士劉健等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不報科道交章請除羣奸諸閹窘相對涕泣户部尚書韓文又命李夢陽具疏草合九卿大臣疏請將八人縛送法司疏入帝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太監王岳者素剛直惡八人所爲云閣議是明日有旨奴儕侍上从第少寛之上自有處閣議持不從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帝帝不得已允待明旦發旨捕八人下獄吏部尚書焦芳以謀泄之瑾瑾知岳密奏事八人夜趨帝前環跪哭以頭搶地帝色動瑾曰害瑾等者岳也閣議時岳獨稱是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是夜立命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而外庭不知也瑾後又分内外辦事廠瑾自領内廠比東西廠尤酷

殺岳亭罷遷健立逐韓文

瑾等是夜旣據要地即夜傳命榜王岳等逐之南京及晨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爲各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瑾又追殺王岳范亨於途尋折徐智背尋矯旨韓文落職閒住瀕歸陰遣邏卒厄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

韓文字道貫洪洞人諡忠定

揺社稷附權璫焦芳元宇

吏部尚書焦芳素與瑾善瑾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宣府總督劉宇附芳結瑾以爲兵部尚書後進吏部繼芳入閣都御史曹元故與瑾親亦歷兵吏二部入閣三人與瑾內外阿結肆意誅求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等導之廖道南曰逆瑾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致海內騷動

社稷幾揺矣

六給事十三道廷杖除名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呂翀劉菃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之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顧命大臣以安社稷瑾矯旨逮繫下獄翀菃及銑彥徽

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為民

枷卿貳逮重臣許多縊刎

瑾矯旨枷號尚寶卿顧璿都御史劉孟逮户部尚書韓文下獄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給事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陳時弊懷狀自經死部變因瑾私人冒榆林功難紀敘亦自經周鑰使還當賂瑾苦無資自刎桃源舟次

謫陽明捶艾璞杖殺源□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言給事戴銑等以言為責今逮邑拘囚恐自是以言為諱雖關宗社危疑之事孰從聞之乞宥銑等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謫龍陽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潛入武夷山既而恐為南京吏部尚書父華累卒赴驛魏國公徐俌與民爭田巡撫艾璞歸田於民俌賂瑾覆勘以田予俌謂璞前勘非是逮下獄璞不屈曰此實民田瑾怒箠之死復甦謫海南欽天監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東西往來不定宜思患預防瑾曰源何等官亦

學爲忠臣恥逮下獄杖三十謫戍[illegible]州道卒妻[illegible]氏
斬蘆荻覆屍葬驛後朝野悲之御史徐□素忤瑾及
巡長蘆鹽課應割送餘鹽銀兩□不從遂矯旨拿送
錦衣衛杖三十死於獄 守仁號陽明王華字德輝
俱餘姚人楊源
字本清豐城人

諸部寺衆臺垣叩頭長跪

劉瑾既擅大權威赫擬於至尊府部寺衙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寺以下皆長跪一日帝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重複瑾怒罵之掌院事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
仰視久乃起

爲遺書暑天跪三百餘人

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外時暑甚僵僵十數人命曳出內豎黃偉曰好男子死即死耳何爲嫁禍他人瑾努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豎擲氷瓜有頃瑾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朝官三百餘人

盡送下詔獄東陽疏救
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

記舊怒械入京罰輸塞下

瑾先已勒户部尚書韓文落職怒不已乃以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文至京下獄考訊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諸大臣凡忤瑾去者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等都御史熊繡等皆不免鬻貸以償縉紳爲之騷然

榜朝堂詔奸黨甘露言靈

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傳示詰責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等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五十四人遞相交通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敕內有名吏部查令致仕無俟稔惡先是舉朝交章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至是果如進言

許進謚襄毅字季升靈寶人

蔑清議伴中書碑文稱頌

初劉謝二相罷去李東陽爲首相有監生拔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後八黨父封都督造墳葬祭之文皆東陽撰瑾創元眞觀於朝陽門外東陽爲製碑文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瑾亂政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頗蒙清議 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謚文正

保善類與康海弔讓同情

修撰康海與李夢陽齊名兩不相下瑾慕海海不與往來及夢陽下獄客左氏曰君非康對山不生夢陽勉書片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友詣海海見書曰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行也遂詣瑾瑾延置上座設席海曰我有言聽我則留瑾曰云何海曰夢陽下獄而公不援何也瑾曰敬聞命海解帶與之歡飲達曙乃歸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罹清議矣朱氏曰劉瑾用事名公鉅卿願立其朝者惟冀保全善類此東陽所以救大夏康海所以救夢陽也他如廷杖謫戍得免死者不可勝數至匿名帖一事朝官自五品以下罰跪送獄未知作何窮究賴東陽以片言悟瑾立釋者三百餘人與陳太邱弔

張讓父喪黨禍起多所全宥何畀未可固執偏見謂其貪位固祿甘犯清議也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武功人陳實字仲弓許人漢末為太邱長

老天子鸜鵒神稱兵寧夏

是時劉瑾流毒天下遣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安化王寘鐇素有逆謀覘王九兒降鸜鵒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輒呼老天子寘鐇乘衆怨令寧夏生員孫景文以言激衆怒遂與都指揮何錦周昂等舉兵反殺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及周東等檄數瑾諸罪狀特舉義兵清除君側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鐇刊印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

寘音至　鐇音旛

是天假藩宗反內難當平

寘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同太監張永提督討賊一清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不久當有捷報內難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即聞遊擊仇鉞襲執寘

鐇斬周昂擒何錦寧夏悉平永見一清料事如[illegible][illegible]膝問內難事合謀圖瑾谷應泰曰寘鐇一狂悖[illegible][illegible]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天殆借鐇爲逆瑾授首賁乎寘鐇不反則楊張夜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雲南人由湖廣徙丹徒謚文襄

楊張謀有端緒三更就執

張永促膝問一清內亂事一清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旁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即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乃進內變奏上必悟即誅瑾瑾誅將柄用公矣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脫不信公可頓首請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涕泣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攘臂起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入京獻俘帝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如一清策出懷中疏奏瑾一十七事帝猶豫永黨張雄等共訴瑾陰謀不軌反形已具少遲我輩皆爲虀粉帝允奏命牌子頭名瑾衆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衆排闥入瑾問曰上安在曰在

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
數人執瑾就內獄帝初無誅瑾意及永抄沒其家帝
登城閱所抄衮袍寶印盔甲三千兵器繩繩不絕始
吐舌乃付錦衣獄又搜出暗計同謀吏部尚書張綵
錦衣都指揮楊玉石文義等王爵文簿乃坐瑾極刑
凌遲三日讐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公卿士
庶歡聲
震天

幸先期得未遂兵甲聲錚

是時瑾兄都督劉景祥死將以八月望日甲午葬百
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
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
因爲亂及永將至獻俘瑾令止良鄉以乙未入永以
十三入得先景
祥葬期二日云

瑾雖死璫擅權弟兄伯爵

劉瑾雖誅魏彬馬永成等仍擅朝權彬掌司禮監印
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李東陽等奏言二難
平定皆永等功遂封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彬
弟英鎮安伯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圯永壽

伯義子朱德永
壽伯食祿千石

立皇莊差買辦更寵朱寧

皇莊之設自成化始然不過數處至是先後建立連州跨縣加大興縣十里鋪深溝兒高密店皇莊凡三百八十餘處差太監王贊往江浙織造買辦物料所至貪狼杼軸爲之一空內官家人錢寧有寵立爲義子賜國姓命
掌錦衣衞事

流賊起保寧亂京畿尤肆

是時民窮財盡流賊蠭起保寧賊劉烈作亂侵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等亦保寧賊糾衆至十萬侵犯鄖陽霸州文安響馬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與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同鄉嘗同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帝遊幸之所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彥名繫安肅縣獄劉七等劫獄奪之旬日間聚衆數千所在窮民響應橫
行畿甸京師戒嚴

齊彥名趙風子魯豫分行

文安縣生員趙風子名鐩有勇力劉六等掠文安擒風子脅爲盜每出不意突犯勢如風雨及賊黨益繁乃分夥爲寇風子與劉三邢老虎楊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所至縱横郡縣皆不能支

推元帥置金旗天開混沌

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賊勢日盛妄欲舉大事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稱副元帥邢老虎等並稱都督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竪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

劉六七過南京往復無人

劉六等入湖廣自黄州下九江剽湖口彭澤一帶郡邑舟過蕪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擒奪軍器鎭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霸泊於通州之狼山凌駕江面縱橫上下濱江之區咸被創殘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復自海門而上泝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

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二百萬犒賞銀殺民冒級

帝大發兵討賊命總兵毛鉞太監谷大用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內閣票旨能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劉六等雖擁衆數萬然多脅從之徒親信驍勇不過千人官軍追及賊驅脅從良民對敵望勢奔逸官軍斬獲脅從首級報捷完等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去遇平民亦殺以報功大用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無數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耗

狼山風眞安牒幸殄遊魂

陸完自臨清至鎮江分兵守要害劉七彥名等復沿江東下泊狼山下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衆顚踣不支嘔泄臭穢自相擊撞乃登山團聚官軍奮勇上攻劉七赴水死彥名爲遊兵斬首餘賊俱盡劉三自河南入羅田掠黃陂官軍敗之三由黃陂走桐柏南召爲指揮王瑾射中左目三縱火自焚死趙風子戰敗走德安至應山遇僧眞安因削剃鬚髮藏度牒令賊黨邢本道各散欲渡江從江西賊湖廣巡

撫劉丙擒獲本道知風子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於黃陂九十三里坡遇風子見狀貌與須示合追至江夏管家套擒之搜獲眞安度牒檻車送京伏誅

王新建運機謀四平贛盜

正德濁亂各處盜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入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雞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爲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爲東鄉賊都御史陳金等征劉九載賊黨略平然多所招撫未大懲創旋復嘯聚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爲左溪賊謝志山等爲橫水賊鍾景等爲桶岡賊池大鬢等爲浰頭賊兵部尚書王瓊薦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規畫山川廣行間諜僞撫浰頭佯委桶岡直擣橫水旋破左溪乘勝進克桶岡然後計誘浰頭賊首至贛擒之連定三浰計破賊巢八十四處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守仁封新建伯

獻密計降内旨調衛邊兵

近臣有密獻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帝遣谷大用至内閣議李東

陽力持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疏諫不聽從令
擬旨東陽復陳其十不便翌日降内旨行之

同起臥外四家微行家裏

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從征流賊於山東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帝彬機警善迎人意帝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號外四家彬尤近狎用事帝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起臥彬時導帝微行黄花鎮等處每遊戲外郊彬並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至懷來宣府遊獵彬爲帝營鎮國府第於宣府又勸治行宮輦豹房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帝甚樂焉稱曰家裏還京後念之不置及再度居庸益厭大内

蓋初以豹房爲家後更以宣府爲家矣

入高門置酒肆僧婦迎春

帝至大同以總兵葉椿第爲都督府居焉奪指揮闕山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每車駕至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其在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户即馳入宣其婦女富民多厚賂彬以求免

時值立春帝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視之大笑以爲樂

請牧地畀藩封挽回覽制

秦王惟焯請關中田爲牧地謂高皇帝時原以賜臣先王㮨者朱彬錢寧等受王賂請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制楊廷和蔣冕稱疾梁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今以王請之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王得地宜益謹毋多養士馬毋收聚奸人聽其蠱誘震及邊方危我宗社是時雖欲念親親不能已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亟已之遂勿與　梁儲謚文康順德人號厚齋

爲巡邊促草勅自貶將軍

帝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楊廷和梁儲疏諫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帝御左順門召儲面促草勅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勅斷不可草帝大怒手

劒起曰不草齒此劒鍇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死他日陛下猶罰臣若草敕以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良久帝擲劒起乃自稱之不令草敕

瓚按通紀列卿錄名山藏及梁儲本傳載儲草敕事甚詳近見毛西河太史上史館總裁劄子云野史載草制在正德十二年今考正德十一年前後實錄並無惟惟焯請地事惟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惟焯奏太祖敕賜潼關西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仲玉等亦奏祖額糧地被奸人捏作荒閒投獻秦府户部行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侵奪民地是實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乃以嘉靖之事而移之正德以居民所爭撫按所勘之事而移之梁儲造爲制草殊不可解向使嘉靖一事正德又一事則嘉靖既載正德何以不載向使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勘語且書閣臣敕語何以不書蓋秦王之請在正德之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而儲傳通紀諸書欲移爲儲事以爲請在正德可以假借而不虞不與之判實錄直書之嘉靖年耳又鴻猷錄諸書載儲爭草敕伏劒事在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敕甚急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

順門待之儲固不草上怒手劒起曰不草茲此劒儲
免冠云云上擲劒起遂不令草敕令考實錄十三年
七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敕內閣九卿科
道在左順門泣諫不納夫九卿科道具在則非獨促
儲也泣諫不納則非不令草敕也蓋爾時毛紀久在
告廷和引疾惟儲冕二人同九卿科道在左順門免
冠泣諫至晚才出次日冕發痰疾惟儲在閣司禮諸
監及內侍羣閧至閣逼草儲獨爭之不得夫曰不得
則已草矣曰獨爭不得更非他人所能與矣若鎮國
公敕與草總兵官敕不是一時後此宣大回時實錄
載敕進威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賞廷和紀冕等
各銀五十兩紵絲兩表裏廕一子錦衣世襲廷和等
疏諫不納惟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敕廷和又
不肯而儲強之曰只寫敕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鎖屑
實錄不載而視草錄載之顯行於世是前後諸敕皆
係儲草以草敕之人而反曰爭草敕者何哉由當時
爲儲傳爲通紀諸君如霍韜陳建輩皆以同鄉袒儲
而韜與廷和議論齟齬故造爲草制爭草敕請居守
爲阻居守復護衛爲斥護衛四大事欲以抑廷和而
揚儲也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史顧可揑造乎哉
竊文康生平詳著明紀今毛公引據實錄謂爲不然

豈明紀諸書不可盡信若是耶節略附此是非眞僞覽實錄者自有定論

更思想歷江淮徧觀中土

有旨南巡欲登泰岱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旨下人情洶洶

滿朝臣齊杖斥百八十人

南巡旨下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一百八十餘人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郎中黃鞏等疏繼入林大輅等合疏入帝大怒下鞏六人錦衣獄命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輅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數日京師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是日內旨芬等俱午門前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鞏等俱杖五十削籍大輅等杖五十降三級外補時被杖死者陸震劉校等十餘人駕遂不果出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進賢人黃鞏字伯固莆田人

復護衛仗全卿輦金分餽

寧藩舊封大寧永樂以其地與朶顏三衛徙封江西天順間寧王以事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之瑾誅護衛復革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遺書謀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伶人臧賢有寵於帝賢壻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於賢每手書寄賢字賢為良之賢契至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飾藏於賢家分餽諸權要陸完知費宏為梗密與朱寧謀時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疏十五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云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楊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準與王管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費學士胡副使毒掠遭焚

寧藩謀復護衛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及完約廷和票旨宏不與聞會言官疏論諸近幸以為宏嗾之共謀譖宏私其弟寀入翰林且曰

乾淸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勒宏致仕宏南歸舟至淸源濠黨陰遣人入舟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又使人焚毀其廬墓宸濠旣得護衛誘聚天下亡命賄結在朝權貴反跡已著人莫敢言江西副使胡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刑政不自天子乞銷隙寢邪於未形宸濠恨甚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奏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賂用事者逮捕之世寧自投獄訊鞫榜掠幾瘐死錢寧等脅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死衆言官直之行撫按孫燧等會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免死戍遼東　費宏字子充號鵞湖鉛山人謚文憲

世寧仁和人謚端敏字永淸

林華報宸濠反燧逵殉節

先是貴幸皆黨濠爲復護衛已而知有反謀欲復革去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劾宸濠不法事遣太監賴義等戒諭革其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匿藏賢家聞義等往以爲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兼程歸報値宸濠生日宴鎭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亟名素與謀舉人劉養正等議養正曰事急矣明早各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淩十一等飭兵器待旦及各官入謝宸濠出露臺大言曰太后

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都御史孫燧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命縛燧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濠並縛之訊逵何言逵曰惟赤心耳豈從汝反乎俱拽出惠民門外被殺　孫燧字德成謚忠烈餘姚人許逵字汝登固始人謚忠節

幸遲留天奪鑒喪銳堅城

宸濠既舉事造偽檄指斥朝廷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破南康九江住旬餘濠始出載妃媵世子以從盡奪官民船蔽江而下經安慶知府張文錦指揮楊銳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留攻安慶令僉事潘鵬遣人諭降文等手斬之投尸城下宸濠攻圍十八日晝攻擊之術城中守愈固兵疲氣沮陳建曰使濠乘初起之銳兵不留行直擣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悞頓兵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鑒也

王伯安伍文定徵兵倡義

時王守仁提督南贛軍務宸濠反報到京尚書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時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邀之豐城知縣顧秘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守城者皆先逃潰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　守仁餘姚人字伯安封新建伯文定字邦治松滋人

逆婦言焚樵舍叛黨齊擒

宸濠攻安慶不下聞守仁兵趨南昌大恐議還救根本李士實勸濠勿還兵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濠不從解圍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繼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濠懼退保樵舍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其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及僞丞相元帥數百餘人皆擒初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

哭曰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圖南幸止獻俘捷音重上

宸濠雖擒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幸於是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江彬許泰劉暉中官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方出師駐良鄉守仁捷奏至且慮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帝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張忠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音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乃止

賴張永善調護凱奏還京

初羣黨欲自獻俘襲功遣人止守仁於廣信守仁不得已械繫宸濠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力言江西民遭濠毒之苦永深然之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永復命見帝備言守仁之忠張忠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無

君可知試名之必不來帝名之永密遣人報守仁曰弃命至龍江忠又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力言於上曰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棄官入山爲道士帝益信之忠彬毀遂不入械宸濠至南京帝欲自以爲功乃與諸近侍戎服整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既入囚禁之梁儲等懇請回鑾乃班師至揚州淮安沿途進賀功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

十六載用不賢瀕危數事

帝在位一十六年初信任劉瑾執朝官下獄自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捷䟽曰正德之際瀕危者數事八黨之横漢之十常侍也滅賢之孽唐之郭從謙也鐇濠之叛漢之七國晉之七王也流寇之擾漢之黄巾唐之黄巢也江彬之入衛錢寧之流毒漢之董卓唐之寵祿山也宣府之遊南征之役秦之遊驪山隋之幸江都也

果應了紅袍夢夙世緣因

初帝將誕之日孝皇閱章奏於文華殿假寐既而覺曰適夢紅袍人如北夷狀者由上北門入中宮此何

祥也俄而掌宮王太監以中宮誕皇子奏孝皇頷之帝數歲輒於宮中乘木馬習戰射即位後南巡北幸戎服從行亦或得之夙世者歟

臨晏駕豹房中旁惟敬進

帝還京不豫寢疾豹房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内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遂崩於豹房敬進奔告皇太后移殯於大内

幸江彬歸私第乳臭愚人

初上寢疾江彬猶改團營爲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恟恟彬旦夕反帝崩彬不在左右皇太后名楊廷和議秘不發喪以上命名彬入彬不知帝崩並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於市籍其家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獄谷應泰曰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也乃大廈將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搆禍諸入類皆乳臭當武宗彌留之際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名之

而即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歟

楊廷和字介夫號石齋蜀之新都人謚文忠

墳按尤悔菴明史擬稟載楊文忠列傳內云上崩司禮持遺命授閣中廷和舉哀畢急啓皇太后以大行遺敕迎興世子即位復以大行未命散豹房官軍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尚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是時江彬故掌豹房軍既解散而提督團營彬又不與心怏怏自疑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裏甲立馬以伺動息京師洶洶言彬且反矣王憲曰江許共事今用許防守而遺江以此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留江主調發耳都督張洪為彬探意言彬可防廷和曰君疑江反江何疑而反乎彬聞之稍安廷和擬旨奏大后會坤寧宮安獸吻彬被旨行祭遂縛之與紀事本末秘不發喪名彬磔於市然後散軍歸鎮之說互異

同治甲戌四月二十六日披讀一過於平水郎室明

明紀彈詞註卷之上



